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相约九九



一九九八年的岁末，似乎比往年格外地冷。合肥一带的冬天应该是全国最冷的了。

在合肥以北的北方，人们会躲在有暖气的屋子里，寒冷对他们来说，只是路上的片刻工夫；而在合肥以南的南方，寒冬腊月里，却依旧温暖如春，雪是见不到的，只有淅淅沥沥的小雨。

合肥，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一座古城，北方称之为南方、南方称之为北方、东部称之为西部、西部称之为东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这里有树、有草，有高楼大厦，有人满为患的商场，有来来往往的汽车，也有满街的漂亮和不漂亮的女孩儿，这些，和别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

我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除此之外，几乎一无可为。在朔风之中，一切都是那么无情。尽管夜色降临之际，满街依旧会闪烁起霓虹，但那夺目的光彩之中隐藏着诡谲与诱惑，并向外散发着一股张力，将你不由自主地推向远离它的方向。尽管你在下班之后偶尔会有冲到街上蹀躞一圈的冲动，但是口袋里只剩下十块钱，足以让任何人打消许许多多不切实际的念头，于是我只到报摊前买一份电脑报，把它放进自行车的前篮里，一路上和恼人的汽车较着劲儿，哼着无心小曲回家。

哼小曲并不意味着我是否快乐，那只是一种状态，一种急于摆脱寂寞的状态，我很寂寞。

《大富翁四》为我带来了欢乐，那是精神上的救命索，说实话，当时我刚刚失恋。

我并不想为自己的失恋再多说些什么，因为，现在想来，那确实是一段不明智的纠缠。

但当时正因为陷入了或者说是习惯了这种纠缠，所以被摔落的一刹那，心中毕竟是不舍，整天无精打采，只好重新拾起我那遗忘已久的电脑，我让它尘封已久了！电脑似乎是通人性的，无论何时，只要你回到它的身旁，它总是对你抱以最诚恳的心和最友善的笑脸。

就是在那种百般无奈之中，《大富翁四》游戏使我暂时麻醉了自己，逃逸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整天与孙小美、阿土伯们勾搭在一起，那是一段难忘而又无奈的快乐时光，至少是冲淡了我内心的忧伤，将它晕散开去，在冬天里，带给我唯一的温暖。此时，没有一个人来劝慰过我失望的心，没有一个人向我伸出过关爱的手。只有电脑，只有大富翁，只有漫长而又短暂的黑夜，只有我自己。是的，在泪水与笑容的交错之中，那些日子确就是这么过来的，它已湮没在许多个相同的黑夜中了，不能够再被清楚地记起。

浑浑噩噩的一九九八年终于过去了。

一九九九年到了，世纪的终结之年，按照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世界将以某种形式毁灭。若真如此，我将有幸目睹，可是，我不愿有那么一天，一九九九年，刚好是我的本命年，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还有许多的牵挂。我不愿，我真的不愿，不为别的，至少，我还没有真真正正地爱过一场，如果这世上果真有一人能与我心心相印，我将与她相拥而微笑着面对任何灾难，否则，我真的不甘心，我不怕世界毁灭，我只怕在没有爱的世界里被毁灭。

新的一年中的第一天，当我得知一只 modem 并不像我想像中那样十分昂贵的时候，立刻买下了它。我捧着这个月光宝盒，心里却是忐忑不安的，我不知道它能给我带来什么，也不知道它能使我失去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未能找到恰当的答案。也许，天使和魔鬼同时被放生了。

通向网络的道路的最初一段最为艰难，呕心沥血了近一个星期，终于跌跌撞撞地敲开了网络的大门，起了自己的网名，有了自己的信箱，月光宝盒被打开了，从未见过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蹦了出来，欣喜与困惑相伴，因为我始终不知道下一个会遇到什么。

我喜欢蓝色，无论什么样的蓝色，都是美丽的，——明亮的、沉静的、莹澈的蓝色，天空般、海洋般、宝石般的蓝色。可是有人说蓝色是忧郁的，也许吧，我确实是忧郁的，即使内心狂喜，但外表上仍然是冷漠而忧郁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外表上所显露出的一切使我看起来像一块冰，哦，冰！好吧，就叫蓝冰吧，blueice，这就是我了，网上的我。

九九年初，安徽热线的 B B S 还是旧版，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网上 B B S 论坛，只知道上面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名字，有的可爱，有的平实，有的冷酷，有的怪异，仿佛一个盛大的假面舞会，每个人都无所顾忌地坦露着自己的思想，无休止的提问、回答、提问、回答，……每一样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未知的、不知所措的。——什么？发帖子？那就发吧！——“嗨，大家好，我是蓝冰。……”“你好，我支持你的看法，不过，再补充一点，……”

.....

.....

B B S 上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喧嚣着，不知道从哪里来这么多的人！

还有聊天室，天哪，幸亏我学过五笔，知识就是力量，时间就是金钱，这些名人名言到现在才让我真正明白过来其中的含义。聊天很昂贵，但我最初的网上时光确实耽于其中，在聊天室里也结识过朋友，然而大家来去匆匆，大多仅三言两语之交，随后便各自烟消云散了。又是“微微笑”，又是“嘟着嘴”；又是“笑脸”，又是“炸弹”，热闹之下其实是一片虚无，几乎什么也不会留下，少数在私谈之下互通了消息的人日后自然也极少在聊天室里传情达意了，互发电子邮件会使他们的距离更近一些，甚至会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个长途，虚拟与现实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窗户纸似的一捅就破了，没有什么好神秘的。

刚刚上网的那些日子，我如同孤魂野鬼般地四处游荡，看见热闹凑上瞧一瞧，听见扯淡围上聊一聊，只是一个网上的看客，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直到有一天……

### 三

还是在安徽热线的 B B S 上，我漫无目的地闲逛着，似乎有很多人都在无病呻吟，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喊得最凶的，往往是最不需要关心的一些人，没有你的回应，他们一样活得很好。在众多的长篇大论中，倒是有一句短短的问句显得格外突出，留住了我的目光：

“缘份是什么？——cat”

点下它看了看内容，也很简短，cat 显然是在控诉真情的被践踏。看起来有些伤心得不想多说话。

有位老兄回复道：“缘份就是人民币。”嗨，什么玩意儿？俏皮是俏皮，可是在这里，你就不能好心好意地安慰安慰人家么，哪怕是装模作样地说些客套话呀，比如“不要伤心啦……”之类的，不然就什么也别提，拿人家穷开心什么呀？

缘份是什么？

倏地，我的脑中一个急刹车，——这令我想起自己，虽然我已从那曾经的漫漫黑夜走了出来，但隐隐的心痛在回想往事之中却再一次发作，又勾起了心头的千丝万缕。缘份是什么？！这个设问的后面似乎还应该添上我自己的名字，只是，现在的我，已经有足够的信心走出失望的阴影了，也许，我可以对她说些什么。cat，猫？很普通的名字，却又很让人怜惜的名字，想来她此时伤心的表情，正如同一只皱着眉头郁郁不乐的小猫吧？我想对她说的话不止一句。我按下了她的信箱。

缘份是什么？

对于这痛心的一问，我不知如何作答。其实，真正应该面对这诘问的人应当是那个离开她的男友，而他却只丢下一句“我们是有缘无份”，便转身而去，之后，就有了她 B B S 上的这么一问。

想像中的她应该是披着件外套独坐在火炉边眼神凝滞心中哽咽无语的一副模样，隔窗而望，除了漫飞的雪花，再也寻不见他的踪影，心中突兀地空出来一大块，而那一块，曾经堆积了多少的思念、多少的牵挂呀！只是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爱情，再次陷入形单影只的深渊之中，相伴的只有孤寂寒冷，心里没有一丝光亮，痛心、痛心、痛心……，是唯一的主题。

突然，我想哭。我想像中的她的情形又何尝不是我那些日子里的写照呢？不同的是，我没有向任何人倾吐过，只在自己心里一点一点地把它吞下去，也许那场失恋恰好是治愈幼稚爱情的一剂良方，但毕竟是很苦的。我想，我快喝完了，而她却刚刚才开始喝，也许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所以会格外地苦，我仿佛看见了她哭红了的眼睛，她那叫人心生爱怜的眼睛，她可能并不美丽，即使在街上擦肩而过，我也不会多加注意，但在那凄凉的一问中，我并未去细想她的容颜，只有心中一阵热流涌过，我知道，这是同病相怜，而令人爱怜的人多是美丽的。同病相怜，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悲观失望，不够洒脱，不如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罢，虽然是网上的相逢，但思想却会更真实，灵魂更诚挚。

脑海中的她依旧在冬夜的小屋隔窗而望，窗外是漫飞的雪花，因为，我的窗外也是漫飞的雪花，也是悄无声息的夜，茶的香雾袅袅升起，模糊了屏幕，也润湿了我的双眼。

思绪飘回，屏幕上，仍然定格在 B B S 的那一页：

“缘份是什么？——cat”

我打开 Foxmail，给她写信，收件人是她，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在自言自语，我的手指敲动着键盘，用文字组织着心中纷乱的思绪。几个月来，我只是心无所想地度过每一天，甚至没有力气用文字或语言哪怕是半句话来劝慰过自己，直到开始写信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将要对 cat 说的一切，正是很久以来我想要对自己说的，它隐藏了很久，只因 cat 的那一句，震动了我的心，于是，压抑的思绪释放出来。

“Cat：

我知道你很伤心，很激愤，你想控诉，不错，失恋的人大都如此，而抛弃别人的人却逍遥法外，一脸无奈的表情下是另寻新欢的窃喜。他会说你这人真的很好，你说你不好，很多地方不能让他满意和喜欢，可他这会儿却死活坚持说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只是他配不上你，他若和你在一起会觉得有愧于你云云，于是他提出分手，还假装依依不舍的样子，说，你真的很好，可是我们不太适合，——转身却去拥抱另一个人了。人世间爱情的悲喜剧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你不过是一个小角色罢了，我也是，我们大家都是。

人在悲伤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天底下运气最坏的一个，也正是这种错觉导致我们觉得更加悲伤，于是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唯有时间可以治愈它。当你终有一天渐渐摆脱那份曾经的牵挂、那份曾经的怨恨时，你会发现世上竟然还有那么多以前自己从未发现到的可爱的人，尤其是异性，你甚至会暗自庆幸当初没有与那个负心人在一起是你一生中目前为止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你会比较现在与过去这不同的时空中的两条路的结局，你开始明白，假如你还和那个负心人在一起的话，对你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的浪费，为一个没有感情、不讲珍惜的人而长时间地百般煎熬，那才是最不划算的。

你这样算：他负了我，给我造成伤害，是他欠我的，如果我再为他而流泪，我会吃亏得更多，就好比别人打了你一记耳光，你应该当即还他一巴掌，而不是接着他那一个耳光之后继续扯自己的头发，对不对？你不会这么傻！

你问什么叫有缘无份？有缘无份就是你必须放弃与另一个人朝夕相伴的生活；有缘无份就是爱情消失时的一个借口；有缘无份就是你的梦醒时分；最重要的是——有缘无份就是你必须不依靠任何人、不牵挂任何人，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活得漂漂亮亮地给他看，让他后悔。

——罗兰说，这才是一个聪明女孩的所作所为，这才是最最绝妙的报复。它最大程度地保护、发展了你自己，又最大程度地讽刺了那个放弃了你的人。将来的某一天，你会微笑着，对自己说：我是块曾经藏在石头中的美玉，只可惜那人没眼力，没福份！我真是挺幸运、挺聪明的，假如没有当初的那次‘有缘无份’，我真不知道日后要为那没有爱的爱付出多少痛苦的代价呢？！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祝你平安……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祝你平安……祝你平安……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但愿成为)你的朋友

蓝冰

1999.01.08.23:55”

把心中的快乐出来，会增加快乐的份量，而把心中的苦痛说出来，却会减轻苦痛的份量。从小到大，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似乎也造就了我沉默少言、郁郁寡欢的性格，大事小事，喜怒哀乐，我都放在心里，写在纸上，那笔和纸，是心灵的延伸，所有的快乐都被复制；而苦痛，则被稀释。

正如这封信，它完完全全是以我的心的再度碎裂为代价而写出的。写它的同时，所有的自我麻醉被推翻了，只有那利刃般的回忆在切割着我的心灵，我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不堪回首的一切。从前，也许是讳疾忌医，但是，如果没有一次真正的心灵上的医治，没有一把利刃来挖去心中坏死的组织，心中的伤只会更重。

痛，就让它痛一次罢。明天，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一切都还依旧，我将更懂得爱，我还会去爱，还会坚定而热烈地去爱。爱的勇气与信心，是无论何时也不应丧失的。

写完信，我的心放松了，我想，我应该像信中劝她的话那样去做，好好地活着，为自己，也为别人，更为将来准备与之相守一生的那个人，为她献上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

## 四

世界忽然变得很大很大。

网络真的很奇妙，只是通过屏幕上的文字，却能够与千百里之外素未谋面而且很可能终生都不得相见的人促膝交谈，生活的空间一瞬间成百上千倍地扩大，世界仿佛从此一分为二，口袋里电话本中的号码构筑起的那个世界似乎成了脚下的泥土，你根源于它，靠它提供生存的空间，你从这肥沃而肮脏的土壤中吸取物质的养份，维持着自己的生命，而网络中的世界则如阳光雨露般使你精神焕发，滋润着你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心灵上的自由舒展却要以肉体上的疲惫为代价，那些日子，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五花八门的网络空间令我头晕目眩，当然，深夜里的困倦更是原因之一，然而第二天早晨依旧要爬起来去上班，哦，上班，可恶的上班，我厌倦透了我的工作。

成捆的书堆积如山，像只蚂蚁似的，我吃力地拎起一捆，拆开，将它们铺满在脚下的四周，打开计算机，然后，书名、定价、开本、版别……天哪，怎么这么多！接下来，又是一本，书名、定价、开本、版别……，当然，接下来，还有许多本许多本。这一本结束了，还会有下一本；这一捆结束了，还会有下一捆；这一堆结束了，还会有下一堆；今天结束了，还会有明天、后天，好象那歌中所唱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但我连抽刀的时间和力气都没有！于是被水淹没，变得很小很小，变得微不足道。似乎完全可以预料，如果现实没有任何改变，我的一生将在这样的时光里度过。是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无话可说，这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当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两年多以前，一家电台的两位可敬的台长恳请我留下来帮他们，我竟不为所动，毅然坚守在现在的单位，时间终于揭示了一切，我必须为我错误的选择承受现在的痛苦。

恰似一场失恋，你为它放弃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义无反顾地投入它的怀抱，然而末了换来的却是它的冷眼相待，弃之如蔽履。你无法埋怨它的无情，只能恨自己，恨自己没能为理想而坚持，哪怕前进的路上荆棘密布，但是，当我终于明白这个道理时已身陷囹圄。再挣脱出来，又该付出超过从前多少倍的勇气和努力啊。但总有一天，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但目前，我还是得老老实实地去上班，不为别的，至少是糊口。无论你是鲜花还是毒蘑菇，你都得靠地里腐烂的东西提供活下去的养份。我想，我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毒蘑菇，我只是一株匍伏在地面上的小草，就连过往的风都懒得理我。

我上班骑一辆二手的小捷安特，只要一百二十块钱，八成是赃车，但大家都买赃车，这不是我们的错，谁叫现在的贼那么多呢？谁叫我一个月才拿六百多块钱呢？养自己都勉强，真不敢想像将来如何养家？都24岁了！想想这些，我心里直发毛。

这辆捷安特骑起来还是相当舒服的，怎么骑都出不了毛病，虽然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但在我看来，因为相处的时间长了，总觉得有感情，在家里，坐在电脑前，电脑仿佛就是我的情人，她稍稍有点小恙，我都心急如焚，比自己感冒发烧还要着急，在街上，陪我的是这辆车，好象张信哲唱的那样：“谢谢你，陪我到每个地方……”这么说来，它也算是我的情人，好在车与电脑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碰面，各自都不会给我脸色看。

这车对我真的很不错。

有一天早晨，迷迷糊糊地骑着它去上班，上下眼皮一路上却还在打架，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能劝开它们，结果，我就一头撞到一辆汽车上了。我手忙脚乱，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找鼠标点“后退”按钮，好让自己回到撞车前的那一步，可是，怎么找也找不着……，一刹那惊醒了，前额有些隐隐作痛，还好，万幸，那只是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这得谢谢我的车，把我引向了安全的一处，同时又给了我适当的警告，或许是因为意识的免疫功能，以后就再也没出过这样的事了。

## 五

cat 回信了。

显然，她的信是在网上写成的。段与段之间空出来很多，而且，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动换行，所有的句子都是一路拖到底，读起来很累人。只好点击“回复”，把句子框定起来看。

“蓝冰：

我是很懒的，现在我唯一奢求的便是可以让自己懒得去想那件事，但事

总是与愿相违的尽管每天都找乱七八糟的事情来做，可是每天晚上我还是会梦见他，那些过去的好时光也总冒出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在大家面前要很努力地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背着人看着自己碎成了一瓣一瓣。道理我懂，可谁能是那一句话便可过这一关的呢？BBS 上有人问天长地久，我也想问那是否是只存于作家笔下的？真高兴有你这样一个不认识的朋友。你是我的第一个网友。可以说给你听，因为不用看你同情的眼神。是不是很虚伪。

能告诉我为什么在最后他还是不愿意说真话呢？说一句“分手吧，我不再爱你！”我不会怪他的。可是连这一句也没有，却说依然是爱我的，只因无奈与自己的渺小。假话，让我恨他也恨自己。

其实我知道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让自己过得比他好。可做到真的很难。

你的朋友：cat”

她写的不算少，在网上写信是昂贵的，时间和金钱被同步地消耗，除去敲击键盘的时间，还得算上构思文字的时间，那往往比打字更耗时。——但愿她不是在家里上网。

信中的语句似乎有些凌乱，如同她的心绪，像是春天离去时，踩陷在泥泞里的残碎的花瓣，一种受伤的娇美。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我想轻抚她受伤的心，是紧紧拥在怀中的那一种，用心去轻抚。

这一瞬间的愿望只维持了一秒钟的浪漫与高尚，然后便可笑之极。不知姓甚名谁，也不知山高水远，除了这些由比特构成的文字外，一切都是未知数，我怎敢有如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暗笑自己那颗善感而唯美的心又在作怪了。

“那是多么荒唐啊！”我对自己说。当断了线，摁下机箱上的 Power 之后，一切都会原封不动，我还是我，cat 还是 cat，永远都只是时空中的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真正地交汇，唯一的相互感知只借那伊妹儿，它似乎只是信息时代的一个玩具而已，我们带着它，加入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情感游戏。

我是她的第一个网友，她这么说，我很高兴，她一出门就遇到了一个好人。

说实话，她也是我的第一个网友，在给她写信之前，我的 Foxmail 只给自己发过测试信，正儿八经的第一封信，便是给她的那一封。看来，我们都是网上的新客，而她竟这么快地用这网来倾吐自己心中的悲伤了，这到底是她的幸运，还是她的不幸？至少目前，网络给我带来的是快乐，但给她带来的呢？会不会悲伤更多一些，因为，刚刚踏入这网中，她便留下了泪滴的印痕，对她来说，这网，弥漫着一片失恋的味道。尽管有我冒冒失失地迎面而来安慰她，但这力量却是多么地微弱啊，对于她的伤心来说，杯水车薪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没有指望自己能给她以多大的拯救，或者说是心灵上的抚慰。我只能在信里对她这样写道：

“你好，懒猫：

你还在伤心吗？我可不希望这样，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如果你有空，可以独自或是邀上好友，到附近的风景点旅游，离开城市远一点儿的最好。你现在心里充满的都是伤心的片断，你其实也不想这样，我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赶走这些乌云，我告诉你，到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去玩儿，拍多多的照片，买多多的玩意儿，玩得越疯越好……因为每个人的心就那么一点儿大一块空间，如果有别的东西塞进来，就可以把原来的东西挤出去，你要



做的，很简单，不用去对你自己强调你是为排解忧伤而去玩儿的，你要很自然很无所谓地去玩儿，等你玩好之后回来，你会发现此刻占据你心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最新的东西了，你一闭上眼，就不再像过去一样满是他的影子，即使有，我想也不多，而更多的则是你最近接触过的，山呀，水呀，田野呀，旅途中的乐事儿呀……都会欢快地跑过来，在你眼前摇来晃去的，你的心情也会因为看不见他的影子而好起来，时间一长，自然就会冲淡记忆的。

好比与你分手之后，一块玻璃挡在你们之间，他在玻璃的那一边远去，而你在这边流泪，这块玻璃你若不擦它，是绝不会有人擦的，因此，它上面会粘落很多灰尘，越来越厚，最后你就会被这块黑乎乎脏兮兮的玻璃挡住视线，再也看不见他的；但是你若不死心，每天都去找一块抹布来把它擦得透亮透亮，那么你就会永远记得他，放不下他，你也就会永远沉浸在回忆的痛苦之中。所以，我建议你吧抹布扔得远远的，离这块玻璃也远远的，你一定会变得像以前一样，重新成为原来的那个你的，那个你，可爱，纯洁，充满希望，渴望爱情和友情，你所不同的，不过是多了一次恋爱的经历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错过了星星，你还有月亮呢，岂不更好？！

说了半天，还不知你从哪儿来，多大了？我是合肥的，也才上网，你还得多多结识四面八方的朋友，但一定得是真心愿意帮助你、与你交流沟通的，有了这些朋友，你的日子可就充实多了，光是每天回 E-mail 就会让你忙不过来呢！多多写回信，你会有新的收获的，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一点。

你的朋友 蓝冰  
于收信即日”

回了信之后，我倒是有些失落了。我在手把手地教她如何摆脱悲伤，却不知把自己的悲伤藏在哪儿了，也许有一天不小心又将它翻出来，我会比她还不知所措的。我们在劝慰别人时都显得很老练，却难过自己这一关。想到自己是个虚伪的人，我不禁面红耳赤。幸好网那端的她并未看见，让我保留下仅有的一点自尊，虚伪的自尊。并且我预感到这仅有的一点自尊自信也将某一天土崩瓦解，仍将变为自卑和自怜，那一天将很快到来。

很长时间，没有她的回音。

## 六

cat 真的有好几天没来信了。不知道她在忙些什么，不会真的这么快就去游山玩水了吧？还是仍旧伤心地不能自己，连信都懒得再写？然而，信说来就来，当我用 Foxmail 收信看见 cat 的名字时，心里一阵激动。

“蓝冰：

是不是在想这个人真的是很懒？对不起，这几天单位大检查，忙得不可开交。大概是中网毒不够深，所以才会几天不上。

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冷冰冰的名字呢？其实你挺好的。

这几天心情好点儿。听你的话我决定不去擦玻璃，起码不去主动擦。你说的话真的很有道理，也很会开导人。其实以前我也开导过别人的。是不是

人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会想不过来？差点忘记自我介绍，我是芜湖的。上网有一小段时间，不过那时是为了和他联系。

很少去聊天室、BBS 这些地方。只是收一下 E-MAIL，现在不同了。和你基本上差不多，对网了解的也很少。

你在合肥工作吗？忙吗？是不是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啦？恭喜你。天天收信的感觉很过瘾吧。

好了，我要去工作，有空再聊！

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Cat

于收信后几日复”

好个 cat，于收信后几日复，这几日却令我有几个月的感觉，——刚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总与她聊不够，似乎总想看着她，围着她，去了解她的一切一切。尽管是对正在伤着心的 cat，我的这种愿望仍然是这么强烈，说不清为什么，是她的忧怨感染了我、产生了同病相怜的共鸣，抑或是她的受伤引起了我的怜香惜玉、英雄救美？我对她了解得太少太少，但仿佛又是老朋友了。只是，那来来往往的几百上千个方块字，如何能让我的心信服，相信这一切有继续美好下去的可能？cat、cat、cat、……，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默念这个名字，不知如何是好。

我为自己蠢蠢欲动的心感到羞耻，我绝不能因自己的私念而辱没这网络中的一段遭遇，一个受伤的女孩儿，需要的是一份关怀的真心，而不是趁虚而入的、毫无根据的、荒唐可笑的感情，也许不能称之为爱，那，又是什么呢？或者可以称之为“网络爱情”？这名词的本身是否就包含了一种无奈和讽刺？它几乎可以使人在信心和希望膨胀到最大程度的同时一瞬间又化为泡影，这种精神上的极度的拉伸和压缩无疑是一种心灵的酷刑，我应当为这种羞耻的想法而承受这刑罚，因为，这一切实在太可笑了，连我自己都无法使自己相信。幻想只露出了肉眼不可辨的一点，剩下的就全部被推翻了。

真当我为这些问题而日思夜想的时候，她的信却又来了，很短，只有两句，但我从中依稀看到了她的微笑着的模样。——“没想到你比我还懒！

是不是伊妹儿太多了，忙不过来？”我该给她回封信了，其实，我一直在等她的信。我决定了，如果她仍然给我来信，我就回，如果她不再来信，我就此打住，也许她已经找到了出口，已经看见了晴朗的天空。那样，也会令我高兴的，我会遥遥地祝福她。

但是，她来信了，她没有忘记我这个远在他方的网友，我当然也没有忘记她。

“懒猫：你好！

不好意思，你的信我当然是收到了，字里行间看到你似乎愁眉渐舒，心情也不再那么压抑，我的心里真是非常高兴，想到在遥远的两地，两个未曾谋面的人能够互相安慰和理解，并且我的关心和劝解真的在发生作用，我在感谢信息时代带给我们方便快捷的通信手段的同时，更感谢你对我这个陌生人的信赖和关注。

不是没有想过给你回信，我是有顾虑。

我实在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比如说我是个情感丰富的人，这倒并不是说我是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我对友情、爱情都是非常地真挚和专一，只要是我选择的所爱，我都会一往情深，如果有的话。可惜到现在没有，我

怕就怕万一与你进一步沟通之后，发现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儿的话，我会痛苦的，我深知自己的这一面，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我真的很害怕受伤，所以，让我站在一个劝慰者的角度，我还能能够把持得住自己，但是如果让我从劝慰者的角度走得再近一些，我就可能会做出蠢事儿、说出蠢话来，而这样就会断送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初步友谊。

我这样赤裸裸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震惊，会被吓跑，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愿意把自己在朋友面前写得清清楚楚的一个人，我只是指明事情发展的可能性，但并不是确定的，所以，你如果觉得还可以与我交往，请你再回信，敞开心扉，让我们无所不谈；如果你被吓跑了，我会笑着为看不见的那个你祝福，祝福你找到更好的男孩儿……偶尔当你想写点什么感想给我的话，我也会如现在一样热情洋溢地给你回信，尽我所能地帮助你。

总之，你至少有一点可以相信我：我一定是一个非常可信的人，一个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我来自合肥，从上一封信中我才得知你是芜湖人，芜湖也曾留下过我的回忆。

去年八月份，你们芜湖广电局招聘播音员、主持人，我参加了。我在合肥做过电台的主持人，做过电视台的主持人，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虽然我在合肥已有一份稳定但乏味的工作，但是我因为这个梦想，还是去了芜湖，我报名时去了一次，参加初赛时去了一次，在师大招待所住了一宿，当我初赛完回合肥之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即使能够留在芜湖，也是个招聘的，随时都有可能被人踢出去，到那时，我可就欲哭无泪了，现在工作也挺难找的，安安稳稳地吃口饭也许更为重要，在诸多因素下，我放弃了，当芜湖电视台打电话来告诉我通过初赛并告知复赛时间地点时，我说真的对不起，我放弃了……其实，我真的不想放弃。那真的是我的梦想！

所以，说到芜湖，我还是有一份恨恨的留恋。

你在芜湖哪个单位，没关系，不说也无所谓，我在书店工作。希望有空来合肥。

还有，你写信的时候怎么不给它自动换行呀？看你的信挺累的，一行话老长老长，你会用 E-mail 软件吗，我也许可以教你怎么设置，或者干脆问一下同事吧，但或者这就是你 cat 的风格，那你就照旧吧！

注：你问我的名字为什么叫蓝冰，冷冰冰的。因为，蓝冰是我从前在电台的艺名。我喜欢蓝色，而彬与我名字中的斌是通假字，蓝彬，蓝冰，一样的，后者更美。

蓝冰

99.1.18”

我真没想到，从1月8日夜里给她写第一封信，到今天才10天，我就会写出风格如此迥然不同的两封信来，是网络加快了感情传递的速度，还是时空的阻隔使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更为真实和迫切？

这封信发出去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cat 很有可能自此一去不复返，留下一堆嘲笑和鄙视给我，而我，将失去一个可爱的网友，而且是我第一个网友，我对她所有的关心之辞都将成为我日后回忆的笑料。而这结果，是我所不愿意面对的，但是，我的话已出口，这选择的自由已完全交给她，她的选择将决定今后的一切。我像在等待判决书一样等待着她的回复，在今天想来，这是一次不很必要的冒险。

一天过去了，毫无动静。两天过去了，仍然毫无动静。第三天，她的名字再次出现了。如果是写满字的信纸，我相信我的手会哆嗦。

“蓝冰：

从你写的信中我以为你是一个很能把持住自己的人，看来你也是一个易感动或易被感动的人。

与其问我会不会被吓跑倒不如问问自己会不会怕我。

用情专一是优点，又不是缺点。为什么会让你如此害怕呢？连我这样陌生的朋友也会拒绝？我认为神交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又那么的熟悉。放心吧，除了友情与亲情我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想要别的感情的。至于你的问题，首先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而且我对网恋也没有什么兴趣，为了提高你的安全感，就不再告诉你我的具体情况了。”没想到我的欲擒故纵反倒成了她的借以护身的掩体。那好吧，随她的便，至少她还没有拒绝断交，我还可以继续与她发伊妹儿联系。似乎，她已成竹在胸，——她既不担心自己会爱上我，也不怕我会爱上她。这网对她来说，不过是街心花园般，小憩而已，天黑了终究是要回家的。一两个过路人斜眼看看她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对网恋也没有什么兴趣”，——呵！好象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伎俩，提前给我打了招呼。做网友还凑合，想再进一步，门儿也没有！唉，听她这么一说，越发觉得自己的卑鄙了，这感觉就如同老师上课时上着上着，忽然走过去亲了女学生一口一样。

——我怎么能做得出来这种事？！唉，愿上帝宽恕我吧！

其实这预防针还是早些打为好，万一她远在乌鲁木齐或是海南岛什么的，我若爱上她，岂不心肝俱碎！所以，打消非份之想，这网上的友情倒是能保留得长久一些，权当我也在这异乡的街心花园里散了回步，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子吧，也许明天，我就启程，离开这里。——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想呢？然而，她越是这么说，我越是隐隐地担心自己会爱上她。我知道，这很荒唐，只能为网络时代的幽默故事再添一笔，但是，我却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另一颗心在我面前跳动，一颗正受着伤的心，加上未曾谋面的她的一句句的话，我预感到，她将改变我的生活。

## 八

那几天，我沉默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也没有写一个字给她。若不是她

又写信来，我几乎不能够相信那已是六天之后。

“选择题：你是什么？（ ） A、胆小鬼 B、吝啬鬼 C、懒惰鬼 D、另外一些鬼”我很惭愧，当我选择逃避的时候，她却胸襟坦白地来了。正所谓做贼心虚，我的心真的是虚了，就像她说的，我这些天似乎就像鬼一样地过着。直到看到她的这封信为止，我觉得内心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我忽然有了力量。

“答：

#### 1、胆小鬼

我说自己胆小，倒不是指怕有女孩子来找我，相反，我是求之不得，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求之不得的自卑心理作祟，所以，我是个胆小鬼，我怕自己像苍蝇一样没头没脑地乱撞一气，结果不是自己头破血流，就是贻笑天下，更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而我有时候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过分热心往往又容易被别人误解为有非份之想（其实有时候就是难免有一点达心理，所以我总是或自找伤害，或被别人伤害。天长日久，就越来越胆小了。

#### 2、懒惰鬼

懒惰的成份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儿，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胆小，如果我脸皮再厚一点儿，巧言令色的功夫再到家一些，恐怕我也不会显得像现在这样懒惰吧。

#### 3、其他一些鬼

井底之鬼、说梦鬼、异想鬼、红脸害羞鬼、多情鬼、冤死情场鬼、贼心不死鬼……但绝不是吝啬鬼，我不是不想给别人，我怕我一古脑儿地给出去会重得压死人，为了保护别人，也保护我自己，我只好暂时背着个吝啬鬼黑锅。

如果你心情仍然不够好，那就把以上的话当成可笑的笑话儿，逗你开心；如果你心情好，那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在你心情好的时候，已经无须我再做什么了，你永远都幸福——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蓝冰”

虽然是鬼话连篇，但我想她应该能读懂。于是，等了两天，这回却轮到她没有回音了，我忍不住写信去问：“为什么没有你的声音？你又是什么鬼呢？鬼也会怕鬼吗？”

蓝冰

不知道她在忙些什么，四天之后，才有回信。

“蓝冰：很高兴有你的信。

‘我是什么鬼’真的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懒惰鬼、开心鬼、糊涂鬼、无用鬼、讨厌鬼、小丑鬼、笨蛋鬼……因为这样久才回答你，比起你这个懒惰鬼可真是有余而无不足，所谓‘懒惰鬼’。

无论单位、家中、朋友面前，总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气氛也总是由我搅出来。所谓‘开心鬼’，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真的是无忧无虑，无所有谓，拿起放下，不带一丝泥水。

不知道是否因我可爱还是得不到的东西才是好的，有一个男孩两年前就拒绝过他，可现在居然又重提旧事，不说现在没这份心情，仅就以前我曾否定过，现在我又怎么可以回头，更何况这中间还夹着另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让我选择我对他都不公平。此一说朋友们骂曰‘糊涂鬼’。

至于‘无用鬼’，虽然你的话我明白，虽然事实摆在面前，但我真的还不能不去擦那块玻璃，耳朵不能听那些满天飞的情歌，眼睛不能看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不愿意和朋友们出去，害怕看见别人心灵的默契、眼神的交流，也害怕白天。喜欢独处，喜欢黑夜。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不许去想不许去看，可是晚上放学会不由的看他是否会在，上班的路上会不停的搜索每一个身影，手机每一次响心底其实希望会是他的，每天的梦里都会有他，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自然的想和他一起，猛地想起今日不比往昔。理智占上风时便痛骂自己，感情占上风时便折磨自己。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没用，让人鄙视。这样的人自己也会厌恶自己，更别说别人。所以是‘讨厌鬼’。

‘小丑鬼’是他妈妈说的，迄今为止第一人，所以难忘。

因为这些事情夹杂不清所以学习上越来越笨，上课不知所云。真是‘笨笨笨笨，太笨’。

还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毛病我都有，所以说你在我这儿做个胆小鬼可真不值。

记得你说你是在书店工作的，那么可以免费读很多书了，有没有近视？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希望近视哪怕一点点也好，戴眼镜多有学问呀。对了你的小说怎么没有全贴上去？没空？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网友？有时会在聊天室看到合肥的网友疾呼聚会，怎么样有没有参加过？我在合肥住过三年，一直不能忘记那个地方，总觉得挺亲切的，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虽然这几年合肥的变化不小。你呢？是合肥土生土长的吗？来过芜湖对我们这儿的印象如何？真庆幸你放弃了那次主持人复赛，不然真少了一个乐意听我说话的人，是不是自私了点。

愿你不再躲避，愿生活充满阳光。

Cat”

这最后一句，令我惊讶，——她对我的了解似乎更甚于我对她的。我的心思在她的笔下都显露无疑，漫不经心地将我的伪装剥去，却感觉不到丝毫的责备，这令我很舒服。

也许正是网络的隔膜，才令我们的心灵如此放松，如此不介意对方的胡言乱语，相反，还把这看作是一种真诚，一种在现实中可能会起反作用的难得的真诚。尽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对方仍然是一无所知，但这份神秘更令我们欲罢不能。

信中许多的字句都是关于她的过去的，种种的描述令我如鲠在喉，其实对她来说我只是个局外人而已，但在我，却几近将她的喜怒哀乐视作为自己的了。她所诉说的苦一方面叫我怜惜，一方面却叫我嫉妒。我理解她的心情，却又暗暗地恨她。

真希望她能尽快地从阴影中走出来，不要被过往拖得精疲力竭。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cat：

其实现在的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那块玻璃的竖立也不过才一个月，想要在一个月之内去忘记这一切确实比较困难。

一个月，你常常会在独自一人之时不由自主地回想往日；两个月，你的心情会如晕波散尽的湖水，只要保证周围的人或环境不往里边丢石子儿，可保平安无事，你会偶感落寞，但同时又欣喜于一个人的自由状态；三个月，你会庆幸自己没有陷入那场并不美满且给你带来伤害的恋情，此时，会有一

些你冷落了多日或多年不见的老友忽然一个电话打来，大家或许会去茶楼小聚共忆似水年华；四个月，仍然觉得自己还需要感情生活的你会在不经意之中瞩目于某人，并且拿他像一块布料一样在身上比划，暗中考虑是否合适，毕竟我们都是肉身凡胎，脱不了七情六欲，有时候，释怀与无奈的区别真的是难以分辨，豁达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认栽。

很高兴看到你并没有因为我前几封信的忸怩作态而疏远、排斥我，相反，你一如既往地把我当作可相信的朋友，这使我感动，也更加让我相信你是个可爱而独特的女孩，你的落落大方令我相形见黜，其实我从前一直都很自信，因为我拥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骄傲和与众不同，所以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其实，感情问题是二十多岁的人所共有的当前最为突出的主题，因为这个年纪离构筑自己家园的距离最近，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

当然，我也不例外。

我曾经于晚上九点多钟在女友偶患感冒时心急如焚地乘出租车到市中心到处找药店买白加黑；我曾经在女友不辞而别去黄山游玩时怀揣仅有的三百块钱不加思索地上了长途汽车去找她，结果在我生日那天孤单一人回到合肥时，身上只剩下一块钱……曾经的付出与痛苦太多太多，黑暗中不知流过多少眼泪，但是渴望被爱滋润的我一直舍不得放下这一切，总以为再等等再努力一下，让她感动得死心塌地心无旁骛，我甚至相信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不知害死多少人的鬼话。我的痴迷我的执着使我身上的绳结愈来愈难以解开，这其中的滋味你也许尝过，就好比人们在发现船舱漏水的时候总不至于立刻弃船逃生，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堵住缺口，可是漏水越来越严重，当人们终于意识到它不可补救时，也许逃生都来不及了，只有被无尽的海水淹没，爱与希望沉在海底，许久才会、也许永远都不会浮出海面。

与女友交往后，我越发不自信，我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拥有金钱与地位才算是真正拥有，而拥有真诚与才华却如同废纸一张被丢入垃圾桶中，我曾经为之骄傲过的东西在现代爱情的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这使我所有的自信化为乌有，我甚至努力使自己更加靠近现代爱情的模式，甚至开始怀疑那些曾被奉为圭臬的一切，包括真诚，包括爱……当局者迷，当你身在此山中时，你会迷恋山中的景色，你即使忽然醒悟了不迷恋山中的景色了，但除了顺着山路曲曲折折地走出去之外，很难有什么办法让自己一下子解脱出来，然而山路再蜿蜒曲折，也是会走到尽头的，我想我此刻恐怕算是走出来了，你此刻也正在走着这样的山路，明知该下山了，仍不免留恋地回头望望，希望当你走到尽头时，还能够回头望望，好好地看一看这座山，看看这座曾让你无法忘怀的山，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不说这些了，感情的话题说起来总是没完没了，让你我重又陷入沉默，这种感觉最好不要太多。

对了，忘了问你，你来合肥三年干嘛呢？上学？哪年毕业的，说不定咱们认识呢！

一切都好。

蓝冰”

我又用一种较为轻松的口吻来写了，为了证明我没有躲避，更为了怕她也躲避起来，我想，如果她仍然缓缓地在阴影里徘徊，我应该伸手把她拉出来，拉到我身边来。

## 九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渐渐地，她的信中少了这些感情的纠葛，多了几分随意和从容，她的语句也不似从前一般地凝重哀婉，而是添了些活泼，添了些亮色。

“嗨，好！”

你真的走出那座山了吗？心里还纠结着吧！不是想勾起你的回忆什么的，只是从你说故事的口气中听出来的。其实依我看，你纯属自作多情，似乎她从来没接受过你。你一直是单相思。好在你也淡了。

昨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因为想问他一个问题，非感情的，其实在打电话时我很清楚，我还是想他的。可是到如今他还依然不忘在我面前做出一副虚伪的样子，真的，放下电话后我反倒轻松了，这样的人还值得留恋？！

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知道了你的 PCICQ 后，今天我也下载了一个，可总是安装不成功，最后登记完总是提示网络联接有问题，我下载的是视聆通的 1.0 版本。能指导一下吗？最好专业术语说齐全。我对网上的东西知之甚少，比较笨。

“祝好。”

很不错，她的改变很大，居然开始有兴趣下载网络寻呼机了。我心里阵阵激动，想像着她那不再愁眉苦脸的样子，这成了我最大的快乐。长发？短发？瓜子脸？圆脸？……我的脑子虽然对此是一片空白，但心里真的是非常欣喜。愿她的生活中自此会有更多的趣味。

这时，已是一九九九年的二月十三号，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我的本命年。在这世纪之末的本命年，我不知道将有怎样的命运，它是早已由上天安排好的吗？还是必须靠我自己去努力。不管怎么说，我希望运气能好一些，也希望 cat 能更快乐一些，在这临近新年的时候，我感觉到，她，已经走出了失恋之后的最黑暗的日子。

新年很快地到了，接着又很快地过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我，从过年前的两天开始做起个人主页来，起初的阶段非常艰难，面对着许许多多我从未涉及过的一连串的问题，如坠云端，往往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而冥思苦想上几个小时，但这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硬盘中的主页在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中渐渐显出了形状。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整整七天，我的作息时间完全颠倒过来了，从凌晨六点睡到下午四点，睡醒就开机，再一直忙碌到凌晨六点，七天中，没有下过一次楼。

只是，不知道 cat 在芜湖过得怎么样。一定是玩得乐不可支，把我给忘了吧？初八，收到她的信了，很短，只有一句话：

“Hi，新年好。”

好久不见，年是怎么过的，千万别说是和你的电脑厮守在一起。”

她可真会算，怎么就说得这么准呢？！就好象她亲眼看见我这七天来在做什么似的。

于是，赶紧把过年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汇报给她，还说好等主页打造好一



定请她赏光。又过了一个星期，到了三月初，主页的第一部分终于传上去了，立刻告诉了她。看来，她得知后立刻就去了，第二天她就回信说道：“主页我去了第13名，不好不好。总算看到留言簿上除了站长的没有别人，想着好歹也弄个第一吧！结果系统提示说你没有将什么留言标签插到什么点上，所以告诉你一声。我原想说‘祝：蓝冰雅舍越办越好。早日完整（后半句是现在加的）’读你的信感觉是老朋友，可看蓝冰小传却觉得，呀！——不知道是这样一个人，真好玩儿。有的时候会想你到底什么样子的？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现在又多了些素材，等你的雅舍全部造好了，我一定能描述出来，到时告诉你，看我说得对不对。”由于忙着做主页，当晚没有回信，谁料第二天她的一封短信又来了：“今天可是你懒了，想改名叫‘懒冰’？嗯，也蛮好听的。

刚刚吃了一只鸡腿，喝了半瓶汽水，好舒服！

春天到了，有没有出行的计划？还是继续和电脑热恋？”她过年后的这几封信，都省去了前后的称呼，确实，用不着那些客套了。

她居然问到我有没有出行的计划，着实令我欣喜和意外。但一细想，觉得还是自己自作多情了，人家只是随便问问你踏青的计划，我却以为……，真是够卑鄙。不过，顺杆子爬一爬，似乎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姑且一试，于是，我写道：

“中午刚刚给你发过信，就又收到你的了，还吃鸡喝汽水呢，日子过得不错！

春天到了，当然想出门转转，最好是出远门，我这个人对于游玩行乐是相当感兴趣的，只不过因为缺金钱和时间，很多想法都未能付诸实施，不过，今年春天，如果你邀请我的话，我倒是想出个远门呢，比如芜湖，那可是故地重游。我想看一看那著名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春天的江水真的令人如此销魂吗？还是李煜无病呻吟？”发了信后才觉得有些冒失，网友似乎是不该见面的，虽然没有谁这么规定过，但是，这感觉，总是怪怪的，而且她也许不会同意，反倒给自己一个空欢喜。

下午下了班，就收到了回信，看来，邮件服务器的速度与收信快慢关系并不是很大，关键要看人爱不爱写。

“是啊，我比较爱吃鸡，马家军不就是吃鸡跑出世界纪录的吗。还有吃红烧东西的时候爱喝汽水。对了，记得你说过能喝5瓶啤酒，半斤白酒，我上次让一个人喝了4瓶啤酒他就醉了，还是号称能喝的呢！你真是不可估量。今年过年我也喝了不少酒，不过是红葡萄酒，感觉还挺能喝的。（嘻，不好意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不知道他写的时候江水是不是现在这样浑，可能不会，他一定不舍得把他的愁放到这样的水里的，那一定是几多沙。你想来芜湖，好啊，欢迎欢迎。今天看了一个主页，一个女孩做的，很好，那上面有很多的网友照片，他们都互相认识的。多好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个主页。

好了，远处的灯已经亮了，爸妈还等我吃饭呢，他们对我特别好，有时候父母恩真是很难报的，即便你再懒、再丑、再讨厌，他们都会喜欢你胜过他们自己，即便你被全世界的人抛弃了他们也会视你如珍宝。其实每个父母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下最好的，虽然妈妈总是找一些优秀的例子讲给我听，可是我知道在她的心底里我是最好的。虽然我本来就挺好的（又卖瓜了！）

BYE。”

远处的灯已经亮了，是的，我抬眼看了看窗外，两处的夜景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 十

早春三月，空气中有一种淡淡的冲动，树叶渐渐地想绿起来，鸟儿跃跃地想飞起来，虫儿也悄悄地想爬出来。薄暮时分，西边的地平线上剩下最后一道昏红的霞光，伴着远近明灭的灯光和东边水晶蓝天空中渐显的星辰，我忽然有一种欲望，想要飞起来，漫无目的地飞起来。也许并不去追寻什么，只是，想飞起来。

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cat！

尽管相识以来已有一个多月，但我对她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多大年龄？姓甚名谁？高矮胖瘦？相貌美丑？在哪儿上班？……仿佛一张白纸般茫然，就凭着信中的私语，便可以走到现实中来端详她的脸庞吗？她是心无介蒂地邀请我去，可我，也能做到同样的心无介蒂吗？我无法想像见到她的那一刻。尽管那一刻也许会平淡得不能再平淡。

正在计划着，她又来信了。

“精神真的是很重要的，每天收信和发信似乎和吃饭睡觉一样了，已经形成了习惯和必须。现在对我来说收信与发信似乎比回忆过去更重要了，看来忘记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便是找另一件事代替。难怪曾看过一篇报道说国内上网的现在大多是聊天，我虽不上聊天室可这和聊天是一样的，在网上似乎更容易和人交谈，大概是因为同陌生人说话比较有安全感吧！

对了，说说看你想像中我是什么样子的？你不怕失望吗？我和你想像中的或许有很大的差别呢？你有没有看过 BBS 上有过一个贴子说他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女孩聊得十分投缘于是产生了一定要见一面的想法便去做了，发现那个女孩是个坐台小姐，结果可想而知，网友可能只能限于那一线上，在那一线上建立的东西可能一下线便会不复存在的。

想好了吗，想好了告诉我，我再告诉你如何找到我！”似乎想都不用想，我当然要去见她！至于她问我会不会失望，我的确没有去多想，因为隐约中觉得，一个女孩如果在 20 多岁时仍未经历过恋爱，只恐怕是她的容貌或品行确不敢令人恭维了。而 cat，像我一样，刚从恋爱的舞场中退下，必是自有她的美丽。

——其实，每一个女孩都是一种独特的美丽。而 cat 的美丽我已用语言解读过许多，不但没有失望，甚至还存了希望。

我这样回答了她。

“你让我想象一下你是什么样子，可是说实话，我认识你到现在，还真的从来没有好好地想过你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从现在开始回想罢……最初认识你时，以为你会是那种弱不禁风的娇小婉约的女子，腮上挂着两行淡淡的风干的泪痕，双眸迷茫地眺望远方，

一副心碎了无痕的模样……后来，你好似渐渐走出沉迷和执着，我也依稀看见了嘴角的两个初绽的小小酒窝……再后来，信箱中你的信多了起来，我想你给朋友们的信一定也在不断增多，我很高兴，这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偏偏要问‘缘份是什么’的女孩儿了。其实我也没帮你多少，因为劝人的话谁都会说，难就难在对自己说的时候，但不管怎样，我亲眼看到你不再悲伤、并露出笑脸，我的心里也实在是高兴，更高兴自己交到了你这样一个朋友，一个率真、活泼、善感、心地善良、带有淡香的文学气息、外表毛手毛脚内里却心思细密、体贴人心的女孩儿……至于你长得什么模样儿，我实在是想像不出来，或者说，我实在不愿意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去揣测一张温柔可爱的脸庞，我深怕我的贫穷的想象力会亵渎了它。就让这张脸庞留到我们相见的那一天吧，如果你允许。”我在信里说的都是真心话，并非为了博得她的好感而骗取一张前往芜湖的准行证。

其实我想，即使我什么也不说，她也不会拒绝我的前往，我们仍然会在芜湖见面。事实上，她很快地回信告诉了我如何见到她。或许，她的好奇心比我还要强。

“既然你决心已定，都不怕被我吓着，我就更无所惧了，我想接下来我就该想想如何将你的芜湖之行安排好，尽好地主之谊啦！可是问题又出来了，你没告诉我什么时候到，也没说什么时候走，有没有同行的，除了来看一个马大哈还想看什么（没有自作多情吧，是来看我的对吗？）等等，让我连准备都无从下手。原想约你在安聊碰面也好讨论一下具体事宜，你中午却没回去，这下好了，一切就由我做主吧！你就客随主便，OK？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星期六早晨你坐 8：00 的车到芜湖大约是 10：30，你上车可以问他是不是到弋矶山医院那个站？是的话最好，你就在那个三岔路口等我，我猜那儿一定会有个路牌，你就在那个路牌下面等吧！千万别到处找我，弄丢了可怎么办？我 10：30 一定会在那儿。但是如果你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你就呼我！

接到了你以后呢，我就领你去看一江春水向东流，然后从江边一直走到我们这儿最大的商场芜湖新百大厦。接下来该考虑温饱问题，我带你领略一下芜湖的小吃，那可不是吹的，一定让你吃得路都走不动。再以后什么师大、镜湖、赫山、汀棠（呀，想不到芜湖还有些可玩的地方），随你选。

这种安排好不好？是不是罗嗦了一点？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别人做事我总是不放心。总喜欢事情按自己的想法思路去做、去发展，总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做得好做得对，其实有许多想法做法都太过天真太过唯美了。

好了，最好你能中午收到，这样还来得及纠正。

今天芜湖的风特别大，呼呼地带着哨子，你来时记得穿挡风的衣服。”这封信是我星期五夜里收到的。记得小时候春游之前的那一夜，总是不能够安睡的，总会在夜里四点钟醒来希望闹钟会变成七点钟好立刻起床去学校集合，于是每每熬得很辛苦，带着一双红眼睛去爬山，依然兴致不减。读了这封信之后，心情便如此，我把拷机定了五遍响铃，心里想，赶快睡赶快睡，只需闭上眼，醒来时便是早晨了。可是越这样想，就越是不能入睡，折腾了许久，快到三点了，两只顽固的眼睛实在是熬不住了，才终于肯放过我让我去睡。再一睁眼，天空已露出微微的亮色。老天，终于六点钟了！

尽管还有些困，但无论如何无法再睡了，我只好大口地久违地呼吸着清晨的空气，不过，报纸上说它其实并不洁净。

## 十一

八点钟，我已经坐上了开往芜湖的汽车。芜湖我去过很多次了，这一次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因为，长江对岸，将有一个相识已久却素未谋面的女孩儿在等我，这一切，仅仅缘于网，一张神奇的网，如果没有它，再转世十遭，我也不会认识 cat，这相识的缘份，在上帝看来也许稀松平常，可在我们每一个凡人，却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

在长途汽车上睡一觉似乎是人们的共同爱好，当然，我也不例外，况且，这对我来说更为迫切需要，我实在是太困了。……，迷迷糊糊地，我被汽笛声惊醒，睁眼一看，已到江边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地向前移动，是不是星期六上午过江的车特别多？这时是十点二十分，快点，快点……，我在心里喊着，恨不得飞过去。她在那边应该等急了，我很惭愧，不仅因为过江太慢，而且还因为我太穷，买不起手机，不然这时可以打她的传呼告诉她我已到江北了，弄不好她还以为我不守信用，在信里逗她玩儿呢！

直到十一点钟，汽车才过了江，一下车，我就往约定的地点跑去，我知道穿着一件短大衣的我跑起来应该是很难看的，既没有风度，也没有速度。芜湖的天气果然是不晴不阴的，风挺大，我的头发想来早已吹走了样儿，加上我笨拙地跑着的模样，倘若不经意中教她瞧见了，感觉一定很不好。估摸着快到那个三岔口的路牌了，我放慢了脚步，啊，路牌！我看见那个胜利的路牌了！可是那下面空无一人！

我站到那路牌下，也许她在某处往这儿瞧呢！五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看看时间，天哪，都已经十一点一刻了，说好十点半的，会不会她早已气跑了？应该不会的罢，我只好去找电话打传呼。可是，在电话中开了口，就先听见她的声音了，好象不够经典，因为我一直想把对她的所有印象和感觉终结在与她相见的一刹那。不过，我可以……，我拨了传呼，托店主待会儿接一下电话，告诉她我仍然在路牌下等她。之后，我又回到路牌下。

这里是一个三岔路口，对面是芜湖造船厂，往右是一家医院，往左就是通向市区，好象才下过雨，宽阔的大道一尘不染显得很干净。对面的人行道上是一座磁卡电话亭，是透明的玻璃罩子，比合肥的磁卡亭漂亮多了，正巧，那电话亭下有一个女孩儿在打电话，穿一件褐色的外套，挎了一个背包，留着短发，灵巧而又端庄的样子，她转过身来，手中捏着刚刚取出的磁卡东张西望，然后穿过马路向我这边走来，难道……，我不敢认定，又不敢不认定，只好向她来的方向望去，虽然我的视力不太好，但当她走到路中间时，我渐渐地看清楚她的表情了，原来她是在冲我微笑，很大方的微笑之中仍不免带点生疏，她走近了，一直走到我的面前，我微笑着先开口了：“是你吧？”她点点头，笑道：“哎哟，你总算来了，我都等好久了，刚才还到附近转了转找你呢！”“真是不好意思，今天过江耽误了很久，不然十点四十就能到。”“我开始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但想想看你也不会不来，……”“怎么会呢？说好过来，我就一定会来的。”……最初的寒暄总是不能够像电影中一样浪漫，就象我曾经预想过的那样，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但在这平淡之中，我们

似乎都不必多说什么，彼此的心中都记得我们一直以来的交流，都有着相同的关于此时此景的构思和描述，正因为是心灵上的故交，我们各自从表情上看似乎都没有太多的惊喜和诧异，但是，我的心里却是波涛翻滚，而她呢？也许不会像我一样，那，会是怎样？这对我来说，也许永远都将不得而知。

我们顺着宽阔的大道一边走着，一边说着，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好一会儿，我才问道：“我们现在去哪里？”她笑了：“我一直在等你问呢！”

其实不管到哪里去，从这里到市区都很远，要坐公车，但是车站却在在我们身后呢！”我忍不住也笑了，“看来我们走了不少冤枉路，那么现在回头坐车去吧。——先到江边，你带我去看一江春水向东流！”随着汽车驶进市区，看到熟悉的建筑，从前来这儿的一点点印象慢慢地被勾起。芜湖的马路好象转圈儿的特别多，不好说是东西向的还是南北向的，七弯八绕之后，被勾起的印象一下子又全被覆盖了，下了车，远远地看见一座大厦，她说那就是芜湖南京新百大厦，而我们的右边，就是江堤。走到江边，她吃惊地说，怎么长江的水就这么一点儿？记得从前来这儿的时候离脚下只有几米之遥，可现在，却离得那么远，窄了很多！

“是啊，正因为江水浅，所以才‘载不动许多愁’嘛！”我说。我们在江堤上一前一后地走着，我却总有些担心会踏空摔下去，其实坡面之下还有一大片草甸。“夏天的江水应该会涨到这里——”她指了指坡面上的一处，“好啊，那么我夏天还来！”她始终是微微笑着的，所以看不出来她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转眼间，到了人声鼎沸的闹市，她说这里是镜湖一带，——芜湖的商业闹市区，果然，商场鳞次栉比，刚好是星期六，街上的人很多。女孩子似乎总爱逛商店，而不论大小，今天的她也不例外，不过据她说，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来这里了。不过，可能考虑到今天主要是招呼我，她也只是走马观花的看看，不然没有一整天恐怕是不够她逛的。镜湖是芜湖市中心的一面湖水，周围是公园和商业街，动静相宜，在公园的一角，我们坐在石桌旁，算是走累了歇一歇。忽然，我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两个人见面这么长时间了，并肩走这么长路了，还只是互相以“你”来称呼对方，不知道姓名。这在外人看来，一定难以理解！

于是我问她：“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哦，”我的问话仿佛是在她的意料之中，“我叫关欣。”“那，你的名字你知道吗？”我问。

“知道。刚才你打传呼的时候我知道了你的姓，从前你的信中告诉过我你的名。——你说过，‘斌’和‘彬’是通假字。”“上班忙吗？”“不忙，其实我倒希望忙一些呢，对我来说更充实些。不过，现在这样就有时间上网了，也不错！”“下了班之后呢？家住得远吗？”“下了班有时去上课呀？家住得蛮远的。”“现在还在上课呀，真够刻苦的，学什么？”“学……学厨艺，——反正闲着没事，学点东西玩玩。”“厨艺？”我有些不相信耳朵，这需要有何等的闲情雅志？“那你的菜一定烧得不错喽！”“嗯，……还好吧？”她笑笑。

靠近湖面的地方风很大，我们同时感觉到有些冷，所以，当我提议说再走走时，她象遇到救星一样。

“到你们芜湖著名的赭山看看去，我可是从来没去过。”我说。

“好啊，很近的，我带你去。”赭山是芜湖市中心的一座矮丘，也是一处公园，人不多，雅趣天然，景色秀丽。安徽师范大学就座落在半山腰，想当年，我也曾报考过它呢！可惜没上成。今天却来到这里，并且是因了这样一种网络的缘份来到这里，世事真是难以预料。看到赭山山顶上的一座小塔，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巢湖中姥山上的那座古塔，我笑说那年高二时和同学从合肥乘船到姥山玩，看到许多人在破旧的古塔里刻上自己的名字，便一哄而上也争先恐后地刻上自己的名字，现在恐怕早就找不着了……，她也扑哧一声笑出来了：“是吗？我也在那里刻过名字哎！我们也是几个同学一起，结果大家都在上面刻，我也就刻了。

唉，那时候真好！无忧无虑的，不用操心许多事情。……”她的笑容中掠过一丝无奈，旋即又道：“哎呀，不早了，你饿了吧？吃点东西去吧。”于是，出了公园，顺着路走，眼前的景色似曾相识，对了，我想起来了，去年芜湖招考播音员，我就住在师大招待所，就在这条路上。只因半途放弃，至今还有些遗憾。

不过，用 cat 从前信里的话来说，是“幸好你没考来芜湖，不然你也不会给我写信、陪我聊天了”。尽管她自称这很自私，但是我倒是宁愿她有这份自私的心思呢！至少说明我对她而言还有那么一点点重要，这很令我有幸福感及成就感。如果她将来能越来越认为我重要的话，那么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放弃招考的。咳，别胡思乱想了。还是想想吃点什么吧！

铁山宾馆对面的一条巷子我是记得的，去年我曾在这里吃过一盘炒面，味道不错，我对她说起这事时，她说那我们还到这里吧。好主意！真正是故地重游了，转了一大圈儿，又坐到我曾经吃炒面的地方了。不过，这一次是酒酿元宵，我顶喜欢吃甜食，看来她也不反对，于是要了两碗，想想看！——跟她在一起吃东西，不管吃什么味道当然都会很好。其实，人家酒酿元宵本来味道就是不错！

肚子本来并不感觉怎么饿，一碗元宵下肚，简直是撑得很！如果再有小吃怎么得了？好在是第一次见面，似乎彼此都不敢轻易地把自己好吃的一面展现出来，否则，我们的手中一定是不会空着的。

我很奇怪，直到现在，她都是说着普通话的，按说应该是芜湖口音啊，再想一想，原来，我自己也一直在说普通话，一定吓得她不敢说芜湖话了。一问她，果然如此，她说如果说当地话，只怕我听不懂，而我若说合肥话，她却是能听懂的，她在合肥上过学。

于是，我改说合肥普通话，她改说芜湖普通话，这样大家都觉得舒服多了。其实，我也更愿意听她本来的口音，不仅仅是因为好听，更因为它的真实可亲。其实她的普通话发音也相当好。

天仍是阴沉着的，似乎总想挤些雨水出来，但还是差了那么几分劲儿。吃了些东西我们又有了力气，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着。记得她说过喜欢王菲，我们走进一家音像城，在堆满碟片的货架上淘金。没想到，除了王菲之外，她与我一样，对陈淑桦赵传辛晓琪这帮滚石公司的老前辈们也如数家珍，甚

至比我还熟。我可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最终挑了五盘，她说这下上班的时候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了，——我真要羡慕死她！

大约四点多钟，她带我去她了一个朋友那儿，一个住在单位的男孩子，看来晚上他也将成为我的室友。男孩姓杨，挺和气的，温文尔雅，看来跟 cat 很熟，一见面就互相打探其他朋友的近况。不过有一点我倒是放心，他一定不会是 cat 的那种意义上的朋友，不然怎么介绍我们认识？再说也没听 cat 说起过呀。一定不会的！我低着头反复地对自己说。

“晚上你就在小杨这里休息吧！” cat 打断了我脑子中的絮絮叨叨。

“好啊，只是怕给小杨添了麻烦？……”我客气道。

“哪里哪里，你是小关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了！——你先坐着歇歇，过会儿我们去吃饭。”小杨热情地招呼我，令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大家都是初次见面，我禁不住想，这世上终究还是善良的人多一些，网络真好，cat 真好，小杨真好，芜湖真好，早春的三月真好！

晚上，我们三人围坐一桌，小杨点了许多菜，要了啤酒，彼此似乎很熟了又似乎很不熟，免不了要有许多的既必要又不必要的客气，好在恰到好处的酒精软化了我们的距离感和生疏感，渐渐地聊的话题多起来，感慨多起来，笑声当然也渐渐地多起来，这气氛很好，我很喜欢，我的脸上只是微笑，但是我在心里笑开了，心像嘴一般咧开着笑了。

一刹那，一句被无数人说过很多遍的话窜上我的心头，——活着，真好！

三言两语中，我又知道了 cat 还有一个妹妹，去年刚到外地上大一。对了，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cat 的确切年龄呢！这真是天大的不应该！我装作很随意地问 cat：“你比你妹大几岁呢？”“大两岁，我妹属羊，我属蛇。”cat 并不介意地说道。原来芳龄二十二。

二十二岁对一个女孩来说，真可谓是不早不迟的年纪，摆脱了少女时代的青涩，却缺少对未来的精打细算，正是在感情的风浪中寻找航向的年纪，也许又是一个女子最美丽的年纪。

吃了饭，我和小杨打车送过 cat 后，又折回小杨的单位。这一夜，睡得很香甜，以致第二天早晨九点钟 cat 来到楼下的时候，我才刚刚起床。而小杨早已起过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急急忙忙地刷洗，眼屎要擦干净，头发要梳整齐，皮鞋要揩去泥浆，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渐渐地恢复了原形，这时看见 cat 慢慢地走上楼来了，还是昨天的一身打扮，我们相互微微一笑，算是道了早安。

“过会儿我们去吃早点。”她说，一边回头找小杨，“小杨啊，我们就去吃那家的小笼包子吧。——那一家味道很不错的。”她转过来仍对我说道。

“好啊！你推荐的一定没错。”我笑笑。

“今天想到哪里去？”“去看《花木兰》好不好？正好我没看过，不过你呢，看过吗？”“《花木兰》呀？”她有些惊讶，“你不是在过年的时候看过 VCD 了吗？”是的，我想起来了，我在信中告诉过她买了那张碟子，可是直到现在却碰都没碰过，只是因为懒，就拖下来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确实没看过，那张碟子到现在还没拆封呢。”“我还一直以为你看过了呢！”她有些后悔的样子，“我前天才和别人一道去看过，正准备跟你探讨探讨剧情呢。那好吧，我再请你看一次，反正我再看一遍也不嫌多，拍得挺好的。”好象无法再往深处多说什么，我只有感激地望着她笑，其实我本来就不善言辞，此刻面对这样一个因网络而得以相见、相聚的美丽善良的女孩，

我似乎真地不知所措了。

我既不能深情地直视她的双眸，射出含蓄的爱意；又不能上前紧握她的双手，说出一两句动情的话儿；更不能双眼一闭故作感谢上帝状把她拥在怀里，……我只能笑笑，用微笑抑或是傻笑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与感动。

那家小笼包子的味道当然不错，江南是爱吃甜食的，小笼包子里也能吃出甜味来，不过，这甜味是起鲜的，很对我的胃口。更可爱的是 cat 一边吃一边说起小时候爸爸骑车带着她去吃小笼包的故事来。——其实想想也真是惨得很，每个人小时候都是那么纯那么真，可是年纪一大就变得面目全非，不知道到底算是进步还是退步。

按着计划，我们三人一起去看了《花木兰》，如果早一年，就应该是《泰坦尼克号》了！可惜得很！不过，唉，一年前，……，一年前我在做着什么样的荒唐事啊！！

记忆飘回到九八年的三月份，当时正是《泰坦尼克号》即将上演之时，在此之前，我们期待已久。那天，第一场公映的票终于起售，我激动地抓起售票处旁边的公用电话就冲着莉大喊：“明天就要放《泰坦尼克号》了，在解放剧场，我们明天看吧！”她在那边也挺高兴，只是接下来的话让我扫了兴：“现在的票价这么贵，再等几天吧，要放半个月呢，过段时间等票价降下来再去看不是一样？说不定会有人送我们票呢！”她说的似乎挺体贴人，我只得把攥在手里准备买票的钱又放了回去。

眼看公映快要结束了，我终于忍不住对她说：“再不看就来不及了！”她一脸抱歉：“那天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看过了。”我张大嘴，几乎要晕过去。这样经典的爱情故事，我们怎么可以不一起看、不一起唏嘘慨叹呢？她的做法令我悲愤，我问道：“那么你们自己买票的？”“当然不是，别人请我们看的。大家都在一起，我不好不看啊。”她说得似乎还很有些道理，我转过脸去，什么也没有再说。“那，我们再看一次？”她小声地建议，“不，……，我不想看了，……”我叹息。虽然这件事慢慢地过去了，但在我心中的阴影却难以抹平，并且自此，我暗中发誓，永远不再看《泰坦尼克号》，哪怕是触手可及的 V C D，就让那一份未曾谋面的美丽，永久地存放于心中吧。

于是，我至今未曾看过那部著名的电影。

很久，没有坐到电影院里了，今天，一左一右，两个相识未久的朋友，一场意趣盎然的《花木兰》，却又重新让我感到生活的乐趣和真情的可贵。我们付出极大精力和代价去追求的东西，往往最难得到，而不经意中播下的友爱的种子却会长成鲜花。当初只是那 B B S 上的一个回复，竟让我拥有今天这样一段难忘的际遇，无论将来会怎样，这一切，对于我的人生永远具有重大意义，因网络而造就的真情也许是最为可贵的，因为它总是使人们先互通了心灵之后，再去接触表面的东西，如果世间的爱情和友情皆以此种接受方式为根基，该省去多少无谓的争端啊！但现实中，我们却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一个人的外表最易使我们迷惑，总是在最后一刻才探知人的真实心灵，然而为时已晚，发觉已虚度了许多时日。

出了电影院，我们在街上遛跬，小杨总是遇到迎面而来的熟人，我和 cat 就走进一旁的服装店看看。一件米色的毛衣挂在显眼的位置上，很柔软很宽松，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这显然也引起了 cat 的注意，她走近，“嗯，这件真不错！”她似乎很欣赏。“这件多少钱？”我扬头冲着老板娘喊道。“哎，别别别……” cat 一把拦住我的胳膊，“我只是随便说说嘛！就算买



也不能让你掏钱呀！”她上前一步对老板娘摆摆手。“我这次来，让你这么麻烦，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嘛！”我不死心，设法改变她的主意。“走走走……”cat 连推带搯地拖着走出店门。老板娘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们。

“真是的！……”我们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然后又同时笑了。

这时已是中午了，cat 的呼机响起来，原来是她的一帮同学搞聚会，老早说好的，推辞不掉，她有些抱歉地说去去就来，让我们先到小杨那儿坐坐，她一会儿就过来。我有些怅然若失，下午我就要回去了，她不会连送我的机会也没有吧？可是，……只好这样吧。

### 十三

小杨单位的楼下是一片湖水，远远地望去，相当美。可是我没有心思欣赏，因为在芜湖的行程即将结束，我想出去走走，尽可能多地看一看这座城市，看一看 cat 朝夕相依的这座城市。我所见的每一处风景都将留在我的脑海中，每一条街道都会踏满我将来记忆的印痕。辞别了小杨，我独自出发了，他问我记不记得回来的路，我说记得，我当然必须记得，来到异乡遇到这么好的朋友，我无论如何还要回来向他们表示感谢，哪怕只是借一份小小的礼物。

天空中洒着牛毛细雨，感觉相当不错，我独自行进在路上，一天多来，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我随意地从报摊上买一份报纸，我随意地走进商店顾盼流连，就如同生活在自己的城市一样。芜湖尽管不大，尽管不很繁华，但是长江岸边的她正如一个文静的少女般默默地散发着芬芳，我怀疑自己要爱上这座江城了，不知是不是因为 cat 的缘故。

在芜湖新百一楼，我挑选了一套台湾产的玻璃茶具，做工精细，想来小杨这等彬彬有礼之士会喜欢的。然后，我直奔那家服装店。

“拿一件这样的给我。”我指着那件米色的毛衣，它仍然是那样的柔软。

老板娘认出是我，笑笑，说：“其实你女朋友穿这件蛮合适的！”我看看她，感激却又无奈地笑笑，什么也没说。

回到小杨那里，他看到茶具，说什么也不肯收。万般推挡之后，他才终于肯收下。

至于毛衣，我想，我必须亲手送给她。可是，已经三点多钟了，cat 现在在哪里呢？我心里不安起来，犹豫了许久。

“这样吧，——”我对小杨说，“我就不等关欣了，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她，我这就回合肥了。”说这话时，我的心酸酸的，感觉自己要哭出来了。

“急什么？刚才关欣打电话过来说，下午她一定要送你的。还让我们打车从半路上接她呢，她现在在一家茶楼。那么，我们现在就走还是……？”

“那好，现在走吧。”我转悲为喜，连忙答道。

远远地，就看见 cat 在一家茶楼前的路口等着。看她着急的样子，似乎已等了很久。

上了车，我倏地把毛衣拿到她的面前，她先是楞了一下，然后打开袋子

拿出毛衣举起、展开，责怪的话还没出口，就被随即而来的惊喜所湮没，她侧头看看我，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谢谢你！”“谢什么？我来芜湖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怎么说也应该谢谢你才是。”女孩子总是喜欢衣服的，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件毛衣其实并不贵，但看得出她仍然很喜欢，我暗暗地很得意。

到了轮渡码头，在一家超级市场前停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商量好要给我买些东西。果然，在我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他们飞快地从货架上拿下一袋袋精美可口的食品，“够了够了！”我请求着，可还是装了满满的一大包，几乎快要涨破。

终于要到分手的时候了，我坐在车窗旁，而他们则站在窗外，我和 cat 相互望着，眼光却总是滑到别处。

“小时候，我最喜欢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家里要来一屋子人，都是我的伯伯、姥姥、表哥、表姐……，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嗑瓜子、看电视，我最喜欢那样的时刻了。可是，我知道，他们终究还是一个一个都要离开，屋子里的热闹气氛渐渐冷清下来，那也是我最难过的时刻，我知道这免不了，可是，心里还是难过，一个人低着头扫那一屋子的瓜子壳时，我都想哭出来。……”我望着他们，望着 cat，惨惨地说道。

他们很同情地看着我，仿佛是在默默地宽慰我的心。“有空再来！”小杨说。“明天我给你写信！”cat 说。他们挥挥手，我也挥挥手，车终于缓缓地开动了，他们越来越远，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模糊了。捧着手中沉甸甸的一大包，我回想着两天来的一切一切，回想着两个多月来的一切一切，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我怎么会认识关欣？我怎么会认识小杨？我怎么会在这里？我手中怎么这般沉甸甸？事实证明，若不是以后在家中异常清晰地看着那些被丢弃的食品的包装袋，我真的要以为自己是梦了一场！

## 十四

又重新坐在家那熟悉的、我每天都要花五六个小时坐着的地方了。脑子里只有 cat、cat、cat，来来往往了那么多的文字，如今又见到了她的俏丽的面容，这更令我无法忘记她了。在理性的思维之上又添了感性的认识，我只恨为什么我们不在同一座城市？但也许距离才是美，我只能对自己这么说。

以后的日子，我们依然每天都互发伊妹儿，遇上邮件服务器正常运转的好时候，甚至每天两三封，有长如裹脚布的，也有短如小纸条的，倘若有一天我们各自没从信箱里收到对方的信，便急不可耐，第二天则一定要问个究竟。偶尔有小矛盾，一般当天都能化解，最多第二天便言归于好，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字里行间的，可是字里行间却如见其人。其实在芜湖本来就没怎么敢仔细盯着看过她的脸，所以日子久了，那本来就不太清晰的脸庞难免要渐渐模糊，但我总是努力地去回想，试图在屏幕的背后找到她清晰的笑容。

一天天地就这么过着，我时不时地在信里半开玩笑地说喜欢她，她总是装作不在意，一副烂漫的样子，却又暗使巧劲化解尴尬。不管我怎么痴痴地

絮叨，她都全盘照收，既不反对也不赞成，仿佛她的手中始终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那句著名的话：“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她的运作手段简单与复杂并蒂而生，这也是我们飞鸿不断的重要保证。所以，尽管她满不在乎我的网上求爱，但我仍然感谢她，至少，我们还是难得的朋友，既是网友，更是现实中活生生的朋友。

一天，她打来传呼，回过去，她在办公室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电话里的交流。彼此的声音都是生疏而涩涩的。其实也没什么事，她说她在合肥的一个同学可能最近会有小事要我帮忙。这当然没问题。然后我们又瞎聊了些别的，却常常词不达意，看来，我们都没有作太多准备。很久了，能够突然地听到她的声音，令我万分高兴。更重要的是，她从前一直不肯告诉我她的电话，而这一次我在话筒中听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办公室，把这个号码在拷机上锁起来吧。”说完，就听见她银铃般的笑声了。其实，我收到的时候就已经锁过了，因为，电话的区号是0553，——芜湖，我知道，一定是她的。

转眼到了五月，她说她的专升本考试快开始了。说到考试，我竟被她蒙了！——在芜湖第一次见面时她说业余学习厨艺，其实是在瞎扯，她是在上专升本的课。她后来在信里乐呵呵地说，没想到我这么好蒙，还真以为她在学厨艺哪！还说这次有一门要到合肥来考，让我替她找个住处。

我读了信，激动得简直要晕过去，她要来合肥了！我又要见到我的朝思暮想的 cat 了！

我在信中不假思索地给她介绍了一个好住处——我家。并且精心制作了八大绝佳理由，终于说服了她。看来她并不怀疑我是个正人君子，自然，她的判断也未尝没有道理。

在这之后，熬过了许多天，千等万等，终于等来了她来合肥的日子，上午十一点多，我估摸着她快到了，就等着传呼响起的那一刻。——终于响了，电话那边她说已经到了，刚刚报过名，我们约好在四牌楼见面。

## 十五

十一点三十分，我站在约定的地点。五月的合肥，天出奇地热，气温有三十多度。

街上的女孩儿们一派夏装打扮，而两个月前，都还穿着两件以上的毛衣。真的，两个月了，再不见 cat，我差不多就快要忘记她的模样了。这时，街道拐弯处闪出一个高挑的女孩儿，短发，戴着一副小巧的太阳镜，穿得并不时髦，却在人群中光彩夺目地走来了，是 cat！我迎上去，先是微笑，然后，我想应该说点什么，于是，我说：“什么时候到的？”“刚刚到，在科大报了名，大家就一起去找旅馆，但是那一家太贵了，我们都没去，我就打传呼给你了。”“说好了去我家，你还去找什么旅馆啊？”我笑嘻嘻地说，心里却有些不悦。“真到你家去啊？”她有些迟疑。“什么真的假的，我妈都买过菜了！走吧！”我推过我的车，悠悠晃晃地载着她往家骑去。

在楼下，她买了些水果，有草莓，还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果子，她说好吃。

阳光很好，两旁高大的梧桐树下一片绿荫，我们很随意地走着，话不多，却象相识已久的老友，或许平日的文字已使我们心灵相通，即使不说什么，也能够感知彼此的心意，况且，这一刻，对于我们来说，除了快乐的心在激荡，还能意味着什么呢？“点点”，是我们家的小狗，平常有生人来，便对着他叫个不停，即使是熟人，也极少有不被它严密监控的，它似乎总是对外面来的人很不放心，深怕会偷了我们家的一砖半瓦。

可是，对于 cat 的到来，它竟然出奇地平静，几乎是有史以来面对陌生人叫得最少最轻微的一次，真是给了我面子。也许 cat 真的有什么魔力，抑或是“点点”真的很通人性。

“妈，这是关欣，我同学，这次来合肥考试，在家里住一天。”我开门见山地对妈说。

“哦，好啊好啊！你看你，人家到了也不打个电话回来，让我早早准备菜啊！”妈妈也很给面子，其实妈妈向来很给我面子的。何况这次还是个漂亮的女孩儿。

爸爸虽没有家庭主妇式的客气，却狡猾得很，表现也不错。不管怎么说，家里来客人，总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只是他们不知道，关欣并不是我的同学，而是——网友。

倘若说出来，一定会让他们更为诧异的。还是不说了吧，似乎没有必要。

下午，看了几部过年前买的却一直没看的 V C D，时间一晃就到了五点多钟，老爸提议晚上出去吃火锅，我们当然一致同意，于是打车直奔“谭鱼头”。虽然在他们眼里，关欣只是我的同学，但是我仍然感谢老爸的厚爱，至少说明他们对关欣的到来是表示欢迎的，也许他们也喜欢这个聪慧灵巧的女孩子，其实她的内在和她的外表一样，都是令人欢喜而不后悔的。与其说我有眼力，不如说老爸的眼力更甚一筹。

明天上午就要进考场了。晚上回来，cat 便抓着书本不放了。洗浴过后的 cat 穿着妈妈的连衣睡裙，更觉妩媚动人。说好不打岔让她安心看书，但是站在窗前，我们不知不觉又聊了许多，不象在芜湖，彼此还有生疏，但这次，感觉竟如此不同，我在朦胧之中甚至把她当作了恋人。晚风在脸上轻拂，群星在头顶上闪耀，她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可是我却不能将她相拥。

今晚我将在沙发上度过一夜。

记得从前读过一篇文章。——三十年代，瑞士的一个乡村里，一对相偕出游的年轻的恋人投宿在一家小旅店，只剩下最后一间客房。怎么办呢？他们犹豫着，同住一室在当时的年代是不敢想像的，小伙子对姑娘说，你住进去吧，晚上我就在过道上待一夜，似乎只有这样。晚上，他们在屋里象平时一样谈笑风生，直到姑娘临睡前，小伙子退出门外，独自留在过道上。姑娘深情地看了他一眼，轻轻地把门掩上了。第二天早晨，太阳穿过窗户照到小伙子脸上的时候，他醒来了，姑娘弯下腰伏在他的面前，怜爱地望着他，是啊，这一夜，够委屈她的心上人了。小伙子笑笑，握住姑娘的手。——后来，旅行结束，姑娘就毅然决然地嫁给了小伙子，因为他的忠诚可信。——那晚，姑娘在掩上门之后，并没有把门锁上，而是拨下自己的一根头发系在门栓上，她决定，如果清晨起来，这根头发仍然完好无损，她就一定嫁给他。如果头发被扯断，她则会作出相反的决定。事实上，在他们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

过得一直很幸福。

Cat 一定没有在插门上系头发，因为我嘱咐过她一定要把插门插上，因为“点点”往往会神气活现地一头把门撞开，而且我也的确听到了她插门的声音。当我再次看见她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清晨，她已经起来梳洗完毕了。我在沙发上熬得浑身酸痛，我真的很想再好好地睡会儿，可是，今天上午是她考试，我得去为她买来早点。这是义不容辞的，也是千载难逢的，尽管她并不知晓当我买过早点回来以后穿拖鞋的脚上磨出了两个血泡。

出门时天还好好好的，临近中午时却下起了微微细雨，在考场外等了两个小时之后，终于看见她出来了。听她说考得还好。好了，这下解放了，我们可以到街上好好地逛一逛，再也不用为考试而操心了。

## 十六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都在街上遛跬，好不逍遥自在。满街的东西似乎都是为女人准备的，商店不管大的小的，也似乎都是为女人而开，cat 不是个爱乱花钱的女孩，而我为她买的几样小物件也都是她非常喜欢却并不太贵的，——太贵的我买不起，再说她也不一定同意。

她记得我妈爱吃山楂片，趁我在路上遇到熟人聊天的时候跑去买了一斤山楂片一斤果丹皮，但在我聊天结束回头找她的时候却不见踪影，急得我胸口发凉，一条路来回找了三遍，为此，我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通，她很委屈，拎着手里的山楂片，被我吓得不敢作声，甚至于后来一到家就跟妈妈诉苦说我骂她。

天色已晚，走得很累，在街心花园里，我们坐了下来。

“你看！”我指着不远处那座大厦，“那里就是‘安徽热线’！我们就是在那儿认识的。”“是吗！”她又惊又喜，似乎想到了安徽热线的 B B S，还有聊天室，把我们引向一处的力量此刻就矗立在眼前，神圣而高大，它似乎应该被套上夺目的光环。其实所谓的“安徽热线”也就是许多台服务器的组合而已，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却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网络，真的很神奇。没有远处那座矗立的大厦，也就不可能有我和 cat 此刻并肩而坐、遥指天际的这一瞬。夜色中，我看着 cat 的脸庞，心中思绪万千。我知道，这绝不是梦。

到了家，大约才七点多钟，这一晚该做些什么呢？电脑，缘起于它，此刻当然也不能缺了它。“大富翁玩过吗？”我问。

“我只玩过大富翁三。”“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说着，打开电脑，“大富翁四绝对不可以错过！”好在她玩过大富翁三，游戏的启蒙工作自然不需我做了，只是新的游戏场景和规则对她来说还有待熟悉，我选了最厉害的约翰乔，她选了糖糖，接下来，——说实话，我的手段已经非常仁慈了，可还是令她喘不过气来，我笑着说，大富翁四最适合连线作战，也就是说彼此看不见对方，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被当面挨揍的危险。她的兴致很浓，久久不能释手，这是我所预料到的，几乎没有人可以拒绝这个游戏的诱惑。

晚风习习，我们吃着下午买来的零食，喝着茶，流连在大富翁的世界里。

不知不觉，夜很深了。在外面逛了一天，终究是累的，按鼠标的手终于不使唤了，她长长地打了个呵欠，说：“玩不动了，放点音乐听听吧。”说着话，她一转身，坐到床上半靠着，懒洋洋地翻着杂志。

音箱里响起《人鬼情未了》的调子，“Oh, My love……”不知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钟爱这支曲子。——记得一个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她家楼下的一对新婚夫妇，小两口甜甜蜜蜜恩恩爱爱，郎才女貌，是令所有人羡慕的一对可人儿，谁料好人偏遭难，妻子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夺去了生命，一切发生得是那样迅速，那样真实，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无尽的幸福就被瓦解了，此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从那间昔日充满欢笑的屋子里便始终传来《人鬼情未了》这支曲子，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发了疯似地萦绕在这一片楼宇之间。

我没对 cat 说起这些，这样一个美丽的日子，何必呢？沉思良久，我回过头来，发现她居然已经睡着了，杂志滑在一边，她极其自然地侧身睡着，她的脸庞是那样的恬静，柔软的睡裙勾勒出身体的美丽曲线，那一刻，我几乎无法呼吸，我屏住声息，坐着一动不动，生怕惊醒了她的好梦。音乐还在悠扬不断，我将音量调小，灯光笼罩下的这一幕，仿佛一幅凝固的画，背景音乐便是那音箱中传来的曲曲幽咽低徊的奥斯卡金曲，从“无尽的爱”到“昨日重现”，从“爱情故事”到“今夜感觉我的爱”，飘荡在夜色中，久久不能散去。

我坐在电脑前，强打精神地玩着保龄球的小游戏。我觉得其实我应该关上电脑，关上灯，悄悄地退出门去，留一个平静而寻常的夜给她，但是我没有，我不舍这难得的时光，即使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坐着，陪着，我已感到万分满足，人生中能有几回这样令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情的时刻呢！我不忍舍弃这醉人的夜色，不忍打碎这宁静的画面。我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 cat 轻轻地、又好似迷迷糊糊地唤了一声：“你困了吧？睡到旁边来吧。”真的，我实在是太困了，没有多想，便关了电脑。我的床很窄，她已经将身体挪到靠墙的一侧紧紧地挨着，留下来一大片空地给我。而我则半梦半醒地，将两腿放在床沿外，躺了下去，离枕头还差一大截儿，我又朝着相反的方向侧过身，中间空出来有一人宽的距离。她说，你这样睡行吗？我说行，其实我很想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可是，我似乎不能够这样做，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再进一步了！也许当时我们都睡意太浓，彼此顾不得去想许多，所以接下来，各自都没有了声音，黑压压的一片中，我从她轻微的气息声中听出她又再次睡去，我没有动弹，只在黑夜中暗暗告诫自己：不可以！

不可以！……再次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侧头看看，床上只有我一人，正在疑惑中，cat 推门进来，“醒啦？再多睡会儿吧！昨晚你睡那么迟，肯定没睡好。”我笑笑，既然醒了，我又如何能再睡去，时间对我们短暂的相处时光来说是很可贵的。上午，我们没有出去，继续看我们没有看完的《音乐之声》，谁也没有对昨晚多说什么。

中午吃过饭，按照计划，很快就要到我们道别的时刻了。我磨蹭着，企图延长这相聚的时光，可越是如此，时间流去得也越快。我想起那个保龄球游戏，抓起桌上的一张磁盘，说，这里面是一小游戏，回去没事的时候玩玩吧。她看了看上面的标签，笑笑说：“就是你昨晚玩的那个保龄球吧？我那里有，没事的时候也玩，磁盘我就不拿了。”——当时我没在意她的话，后

来很久之后有一次忽然想到，莫非那晚在我睡眠惺忪强打精神玩游戏的时候，她早已明察秋毫？！

送别的时候并不象想像中的那般凄凄惨惨切切。我站在车窗外，约好她一到家就打电话给我报平安。一直等到车子发动离去，我挥了挥手，也许，对于这次相聚，我应该很知足了。

## 十七

然而可笑的是，我回到家就再也熬不住，投入了床的怀抱，竟然一觉睡下去，睡得很死，直到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竟然只是迷迷糊糊地应了两声，便毫无激情地结束了谈话。然而倒头又睡去。再当我醒来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我下了床居然没头没脑地跑去问爸妈关欣有没有打电话过来？他们很诧异地望着我，说：“你不是已经接过电话了吗？！”是吗？！我接过了，我真是一点印象都没留下，再仔细回想，想起来确实是接过了，可是，我说了些什么呢？她又是怎么说的呢？我的记忆中残存下来的只有一丝丝，我像得了健忘症一样，拼命地在记忆中寻找通电话时的蛛丝马迹。——我真是太糊涂了！不行，我得赶紧打她的传呼！

拨通了传呼，她回话了，她在家里，我首先表达了歉意，她倒是很平淡地说没什么，然后我说你告诉我号码挂掉电话，我打过去给你，这个道歉电话的长途话费让她付应该说不公平的。可是，她没告诉我号码，也不说为什么。当时气氛似乎很僵，我们都不太高兴，至少从声音里听是这样的。放下电话，我想给她写信。不巧的是，半个小时前，爸爸那台机子的键盘坏了，而我把自己的给他用，可现在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对她说，怎么办？我不假思索地冲出门去，在家里肯定是毫无办法可想的。

这时已是九点多钟了，别说电脑配件商店，就是百货商场也要关门了，哪里去买一个新的键盘？况且百货商场根本就没有键盘可卖。去借吧，打了电话到堂哥家，万幸，他那儿有一个旧键盘，只是，有很多的键不是很灵，正因为此，才被他淘汰下来，但是此刻别无他法，只有抱回去凑合着用了。我道声谢，一路小跑回了家，打开电脑。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四十五分，我刚刚放下电话，刚刚放下你那听起来可以算得上是倔强而又冷漠的电话。”

此刻我的心里是难过着的，许多种难过交织在一起的那种难过。我几乎要无法呼吸了，心里哽咽着，如同这受伤的键盘，每敲出一个字，都是那么地艰难，你必须运用真正的敲击键盘的方法，甚至要超出正常的力度，但即使这样，那些想急切地说出的话仍然是说得那样凝涩，那样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还要花许多额外的精力去对付那几个经不起打击而深陷下去的字母键，对它们好言相劝，不要动不动地就自己写出那么多的“大大大大”或是那么多的“目目目目目”来。

写上面这几句，用了我很长的时间。这进一步加重了我的预感，——今晚我将用整晚的时间来对你诉说了。

八点钟，我被爸爸叫醒，他说他的键盘出问题了，强烈要求把我的键盘换给他晚上用，并体贴地对我说，晚上早点休息，不要再开计算机了。我没有被他的好意所迷惑，劝我晚上早点休息，只是为了达到我不用键盘的目的，但是，我还是给他了，否则他会如我一样地坐如针毡。这之后，我才开始渐渐地从睡梦中回过神来。

八点了，我看着特意于睡前拿到床前的电话，依稀中有些印象，——你给我打过电话，但我好象只是草草地应了两声，甚至没有说半句客套的词句，我有些歉悔，但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期盼着你的电话的梦而已，实际上、实际上你还没有打电话过来，不，不可能的，都八点钟了，你既答应过打来，一定是打来过了，那么，那就不是一个梦了……，我急忙跑过去问他们，你是不是打过电话来了？果然，那并不是梦！你六点就打来了。他们很诧异地问，难道你随手把电话挂断了？我说没有，但是好象没怎么说话，他们很焦急地说，那你不再打个电话给她，别让人家误会，——不要让人家以为自己刚离开合肥，我就判若两人！

我怅然若失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望着空荡荡的一片发呆，啊，空荡荡的一片，这不正是此刻的真实写照吗？你走了，那些几日来刻印在这个空间里的你的面容、你的声音一瞬间都化为烟云而去，一切都好似一场梦，此刻这一片真实的虚无更加地映出那些时刻的珍贵和值得留恋了，我的眼睛忍不住地又湿润了，泪珠在打转，噢不，它已经落下来了，这几日的分分秒秒在曾经的许多日子里一直是那么令我向往，但是在终于到来的时刻，我表面上却显得那么平静，并不是因为不快乐，而是我快乐得无以表达、快乐地直想哭一场，可是，我并没有在快乐的时候哭出来，而是此时此刻在这快乐消散的时候终于哭出来了，回想着这一切一切，——我们在街上随心地走着、我们在大富翁的世界里快乐着、我们在音乐之声里分享着、我们在……这样的回忆太多太多，仿佛又太少太少，我是那么地贪婪，希求着更多的时光，希求着更多的快乐，希求着世界永远像这样，一动也不要动，让我与你始终相伴，用聪灵的心互相感觉，用关爱的心互相温润。然而这恐怕只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这几日，你在我的眼中，你在我的心里，是那樣的接近，那样地真实，我可以随时与你的目光交会，可以随时与你说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儿，我是多么地珍惜这种幸福啊，你的一个细小的动作，一句随意的话语，一缕自然的目光，我都恨不能用某种方式将它定格，以致力于能够在落寞时分让自己再次沉浸于那种快乐之中，可是，这只有寄希望于梦境了，然而，可怕的是，当那梦境一旦醒来之时，自己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我不敢想像，在甜美与空洞的两相对比之下，会让我的心加倍地遭受痛苦的侵袭，那梦如同抑制思念的鸦片，给人以迷醉的同时却将人整个地吞噬。

也许你会诧异于我此刻的这种感觉，但也许你又早已明察秋毫，你不忍过于伤我的心，但又无法完全敞开自己。可是，在我这边，从最初与你在网上相识并且故作老练地开导你，到后来我们以诚相见以致“人鬼情未了（还记得我们互相问过对方是什么鬼吗？

日子，到后来我为你的合肥之行而日思夜想，直到今天的你的离去，……这一步步地我走过来了，这一步步地我的心是愈加如同鲜花般地开放了，这一步步地我对你的不舍是愈加强烈了。你并非有极其动人的容貌，也未必有令人垂涎的财富，但是，在你身上，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爱一个人应当最注



重是爱她的什么地方，——毫无疑问的，应当是她的智慧。当然，这么说并非否定或者忽视了你的同样可以称得上俏丽的脸庞、你的同样令人羡慕的职业，你的同样充满了和平友爱的家庭，……等等等等，但是，这一切身外之物，与你的智慧与灵性来相比，都显得那样地无关紧要，即使没有那外壳的一切，你同样会是最让我心动的人，只需你那最为闪亮的一点，就足以使我为之朝思暮想、并终生以之为最完美、倘若拥有还将终生引以为无上的骄傲与幸福了。一步步地到今天，这爱在我的内心是始终不断地得到验证的，始终不断地被证明是值得尽一切力去追寻的，始终不断地被证明是倘若得到必定是一生最大的幸福的。

在这夜，思绪总是飞远又飞近。禁不住地我环视房间四周，处处都有你存在过的印痕，处处都有你留下了的气息。——那窗帘，本是平淡无奇的，只因你曾亲手将它拉起又放下过，便充满了新的意味；那被巾，本是凌乱倦怠的，只因你曾与它相拥而眠过，便有了美好的纪念；那底层的抽屉，本是默默无闻的，只因你的双足在它上面驻留过，便从此有了被珍视的幸运，……你如同女神般点召了我生活的这块空间，让我今后须每每怀着崇敬与怀念之情面对我熟悉的周围一切，凡是你到过的地方，都应当被视作纪念之地，都能令我留下美好的记忆，而我竟能够每日恣意地停留在你曾停留过的地方，并据为己有，这将是一种多么大的荣幸啊，每日都能于这块狭小空间里感受到你的气息，这将会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啊。然而幸福的另一面总是蕴含着危机，快乐的另一面总是隐藏着悲哀，正是因为只能感受到你的气息却并不能再真实地面对你的人，这又如何算得上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呢？只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快乐，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快乐，只不过是一种戴着快乐假面的悲哀罢了！

又想起写信前你的那个电话，即使是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令我觉得淡漠，那种毫不在意的语调，倒令我觉得与你在合肥时判若两人了，也许是你太过疲劳，睡意正浓所致，我想，我下午六点钟时电话里的声音应该正与此相似，甚至不及，——倘若真是如此，天哪！我是多么地该死！我怎么可以拿出自己如此丑陋的一面去面对我所喜爱的人？！

即使你是宽宏大量的或是事不关己的，我也不该疏忽。但是，我又是多么急切地而又诚心诚意地期望着你的电话啊，以致于把电话线从猫上拔下，将电话放在床边伸手可及的地方，只是，我无法很好地控制半梦半醒之间的自己。——也许是我自作多情，你也许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一个无关紧要之人的细微末节。

从前对你说过许多痴言醉语，你都宽宏大量，这也磨炼了我的胆量，至少让我直到今天、直到此时此刻都可以毫不退缩地、自豪地宣称自己并不是一个胆小鬼，同样的，我希望你也不是。”她的回信还是老的套路，不痛不痒却又四平八稳。

“首先感谢这几日你们全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虽然大家都没有多少的客套话，也只是我在走时说了一点，其实很不想说的，不是因为不满意而是觉得太好以至于说那些反倒是让人觉得无人情味，只是出于所谓的礼貌与礼节。这一点我知道是远远不能表达我的谢意与感激之情的。希望你收到这封信时再次代我向他们致谢。打扰了！

至于六点钟的电话，我并没有觉得什么，你若是一直等着而未休息会让我觉得更加不是，终究是几天没有休息好了，能听到你熟睡中的声音我觉得

很好，其实无非也就是报一下平安罢了，这几日，该说的，能说的，可以说的也都说了。倒是我，喜欢与人反着干，冷漠是我故做的，已经打了过去是再也不会说号码让你打过来的，电话虽然不是我交费但是爸爸每个月都有60元的电话补贴的，不上网的话这些也够我与你说话的。于是心意已定，便不想在打来还是打去这个问题上纠缠，但是这样做又让你失去了与我说话的心情，我知道那边你不高兴，但是若是不这样，又会始终围绕打来打去闹不停，岂不是更浪费？好了，终于在电话上我们都内疚都自责了，一比一平！不许再提了！

现在是11:27分了，今天早晨上班很困，想你一定也是，中午就别再写信了。一定好好地睡一下！对了上周五下午没上班，今早有没有什么不良反映？”好了，晴天终究要比阴天多，不过让我中午收到了她的信却不回信，会急死我的。

“真的什么也不用谢，如果你是真的觉得受到了其实并不能称得上款待的款待，那么，这也是我及我家人的荣幸，能为你做到这些，是令我、也是令我的全家感到高兴和值得的，我的父母从来就希望来家里作客的人是知书达礼的，是温和贤良的，更何况这一次是我带回的新客，更何况你是个女孩儿。他们对你的印象非常好，以致于有生以来第一次责怪我没有在你来电话报平安时向你表达关切之情，更别说我是以一种迷迷糊糊的方式来报答你到芜湖后向我来报平安的心。

几日的非正常作息，一定令你很疲惫了，想你昨晚也不会睡迟，今天上班竟仍然感到困倦，可见你真的是累了，而我却要喋喋不休地于你走的当晚还要写信对你说那么多的废话让你今天上午去读，仅从这一点上，我感到有歉意，但除此以外的任何方面，我却绝不会有任何的歉悔，从此不再会有。

我早晨到了单位楼下，打了个电话给妈，问她那天下午是以什么借口请假的，以便让我从容地面对领导的关爱，谁知到了楼上却无任何不良反应，其实我本来就是请了假的，又不是无故旷工，若再审讯我，则有些不相信群众了，谁能没个大小事情呢。

说点高兴的事给你听吧。

我一直没对你提起过：其实我四月中旬就去合肥文艺台报了名，那是第六届天鹅杯业余节目主持人大赛，一年一度的盛事，我却是第一次参加。从前或者因为没有时间，或者因为没有心情，或者认为不值一搏，总之，是一再地错过了。可是，这一次我却抱着淡淡的心参加了，随着一步步也许是意料之中的复赛、决赛，我原本淡淡的心却不禁绷紧了，上个星期三决赛过后，我开始意识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梦想飘散的时节，我是多么需要为自己注入血液，唤回自己的自信啊，获奖本身也许并非值得炫耀，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给了自己一个重新认识、发现和评价自己的机会。当然，获了奖也能给自己带来很多让常人觉得羡慕的东西，证书、奖品、颁奖晚会……，接着，理所当然地成为合肥文艺台的新生代主持人，如果做得足够出色，或许还有调动工作的可能，……，这一切，极有可能令我的生活与际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许是为了这令我心动的一切，我在决赛之后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它的重要。

初赛和往年一样，总有七八百人，复赛我数了一下，有118个人，决赛只剩18人，最终的获奖者将有12名，这12名中前六名便是“天鹅杯”的大奖，后六名是“优秀奖”，稍逊风骚。

今天上午，我打电话去问结果，我说我是 69 号，他们查了一下说：你获奖了！我并不激动，也许只是意料之中，我只是急切地问是什么奖，是前六名还是后六名，接电话的人犹豫了一下，说，到时候你会知道的。我不甘心，继续追问。他沉默片刻，似乎有些松动，于是压低了声音，小声而谨慎地对我说：你的名字排在前六名之内，不出意外应该是“天鹅奖”，但是正式公布结果的时间还没到，我现在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反正，我既然这样对你说，你心里应该也是有数的……。之后，他显然打算结束话题，于是，我就道了谢，挂了电话。

瞧，这就是目前为止我所得到的所有的结果，全盘托出来给你看，当然，我也自认为是天鹅奖的可能性要大很多，所以才来告诉你，如果只是优秀奖，我还会仍然不对你说更多，因为那将不值得炫耀。

但愿吧，我太想通过这次获奖再次证明自己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难怪李白会那么得意！

如果我能够在近日得到更为准确的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的，不知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感到高兴，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分享这小小的快乐，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毕竟，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个想要告诉的人就是你！！当时我想打电话，但又不知此刻的你在读了我的信后会是怎样的心情，万一是鄙夷不屑的，我将如何面对你如何向你报喜？况且电话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又会把你听得稀里糊涂。于是，就等到现在才告诉你。

但愿你能与我一样地欣喜。

如果确信是“天鹅奖”，不知你能否在 5 月 28 日再来合肥，来参加在哈斯顿迪厅举办的颁奖晚会，那样的时刻，有你在，将是我最大的幸福与荣耀！！”邮件服务器能够正常运转，真是我们网民的一大幸事，仅这一天，我们就来往了四封信。

“恭喜你！祝贺你！

开始看那些前言时还真有点紧张呢，虽然知道是好消息了，可是还是捏一点汗，终于看到好消息了，我想我的开心不会亚于你的，当然早晨该告诉我的，嗯，也不好，这种事情还没着落你一定又会跑出去打电话费钱，今天又不半价。还是选择发妹儿比较好，但是就是喜悦压得太久了一点。

一收到信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被叫出去办事了，才回来，准备溜到科长室去打个电话，因为今早在隔壁随便拨了电话试了一下才知道隔壁不能打长途的，所以即使我这边可以打也不方便，好在科长室还有我的一席之地。又看了一下信才想起来没有写回信，只好坐下来先写好回信再去打电话。

昨晚在外婆家吃的饭，爸爸去那边也不告诉我，害我从车站打车回了家接着又打车去外婆家。回来后拿了本池莉的小说，想找篇好的看看，可是除了那篇看过的《来来往往》也没有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可能九点钟左右吧！），忽然听见铃声，惊醒后才想起来是呼机在响，真巧，去合肥前我关了机，也就是睡前才打开的。按说觉也该睡够了，可是今早就是困。

你这个人，为什么在家里不能问，却偏还跑到单位楼下问？是不是电话亭主是个美女？不过我想请半天假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的。对了，你妈妈用的什么借口呢？有没有新意？让我也回去教我妈下次好帮我请假。

参赛号码是 69 号呀，星座上说 69 是我的幸运数字，倒是帮了你的忙了，干脆就转让给你吧！

托你的吉言，希望这次考试顺利过关！

好了，现在是 17：56 分，想想你该在家了，发完信就给你打电话。”

果然下午下班走到楼下她就打来传呼，上了楼才知道刚才她打电话到家里了，当然是没找着我。电话里她再次表示了祝贺，能再次听到她的声音，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有更愉快的：电话里她问我的衬衫穿多大号的，因为她们单位最近好象要发衬衫。我喜出望外，居然厚颜无耻地就一口报出了尺码，不过，在晚上的信中，我又假仁假义地不好意思了一番，结果被她一眼识破，还好，衬衫并未因此而有任何被收回的迹象。

## 十八

网络的故障毕竟是很频繁的。最为头疼的就是各个信箱，仿佛商量好似的，轮流罢工。有时候因为它们的原因，竟一两天收不到 cat 的信，有时候收信的速度又特别慢，前一天晚上发出的信，却要到第二日下午才收到，这对于说出话就恨不得对方能立刻听见的我们来说，真是一种折磨。

我忽然想到一个好方法，——上网粘信。

我告诉了 cat 我的免费信箱密码，让她离线写好信后，选择全选、复制，然后上网进入信箱的 WEB 页，把信粘贴到发件箱中但是不要发送，保存成原稿。这样当我上网查信的时候，就能从原稿箱中读到她的信。Cat 直夸我聪明。但又问我密码为什么是“XY99”，我说，王菲和那英的那首《相约九九》你一定听过，所以，我要“相约九九”，所以就是“XY99”。其实在认识 cat 之前，这个密码就已经存在了，却实在是没有想到如今会有第二个人知道。关于它，我心里又想，X 表示横坐标，Y 表示纵坐标，那么，XY99 就应该是极限了，中国哲学也说九九归一，也许诺查丹玛斯的预言真的不可避免了，倘若在地球消亡的前一刻，能有 cat 相守一旁，也该是不虚此生。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相约九九，可以说是对爱情的相约，也是对生命的相约。愿每个人都能珍视此时此刻所拥有的一切，因为它可能随时会失去，生命的历程中，这条道理难道不是已被证明过无数次了吗！

相约九九！——在九九年的第一天，我买了猫；第一个星期，上了网，又第一个认识了 cat，从认识的那一刻起，一步步地走到今天，难道这不正是一种相约吗？毫无缘由地，鬼使神差地，在世纪的最后一年，相约在因特网上，虽说没有两厢情愿的爱情，但至少充满了友情与关怀，我还能奢求什么呢？能够拥有现在这些，我已经够幸运的了！

冲破九九的极限，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我不知道九九年之后与 cat 保持怎样的关系，也不知道在我们各自人到中年的时候会以怎样的局面相处？似乎暂时不用去考虑这些问题，但它们却是真实存在的啊，现在不去想，总有一天仍将面对。想到这些，我便觉得可怕，觉得此刻的一切都是徒劳，都是一场游戏而已，于是，心，有时会忽然冰凉，有一种想把电脑砸烂的冲动，——虚拟世界中，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东西？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结局却往往是否定的。我的心注定会死于这个世界之中，但不知道将要死在哪

一天！而死期的不可知性往往又是一个人快乐的根源所在！正如不可预测是一切赌博的根源所在一样。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不可预测，又何尝不是一场最大的赌博呢？只是赌注太大，是我们的一切，生命、爱情、理想和自由。

我想赌一场，可是 cat 呢？她愿意吗？……尽管我们在网上有缘相识，在现实中又有幸相见，但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我不过是她相识的许许多多的人中的一个，不同的仅仅是在网上，凭这一点就能令她认定一生的选择吗？这对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都显得荒唐可笑，而碰巧，cat 正是一个很清醒的女子。她表面上大大咧咧，开开心心，一副天塌下来也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她对未来很会精打细算，也会对每一件事明辨是非，对每一个人都张弛有道，她满脸不在乎的下面其实是一颗非常在乎得失的心，她是追求完美的，但她总在现实之中追求完美，脱离了，便不是她的立场。而我，对她来说，似乎已落在现实以外的世界了。即使我们并肩而行，即使我们相处甚欢，甚至……甚至同床而卧，但这一切，远远抵抗不了现实的压力，各自的城市各自的工作各自的所熟悉的一切一切，不用说千山万水，只消区区一二百里，便将这一切打得粉碎，土归土，尘归尘，网络还是网络，现实终归是现实。

送她回去的那一天，在车站分别的时候我竟连她的手都不曾握过一次，就眼睁睁地看着她渐渐远去，仿佛一阵风，来了，又去了，没有留下一丝真实的接触，这与梦境又有什么分别呢？而几个月来，网络给我带来的，又何尝不是一场梦呢？只是此刻仍在梦中，也不知梦醒何时、梦醒何处，醒来后又如何面对？！

网络时代的爱情真的就是这样的吗？！

犹如一个久困铁屋中的人，不开窗也便罢了，他仍会照旧低着头黑压压的活下去，一旦开了扇窗，叫他见着了外面的美景，却身不由己仍将继续锁在铁屋中度日，这种残酷，难道就是网络时代的爱情带给我们的吗？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微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打破这铁屋的时候，心灵上所受的折磨又何尝不更甚于前？这扇网络窗户的打开究竟是人道的还是非人道的？如果说苦痛大于快乐，那么这快乐究竟值不值得追求？无奈、失望与无法挣脱的情绪笼罩了我，但思前想后，仍然觉得唯一的良药便是再见到她，再见到 cat！我无法抑制。

正在想着她，cat 的信又来了，那是一个阳光恬淡的中午，她的信中却是满怀的感伤：“我现在正在听那首《我心依旧》，我现在真的有点相信冥冥中注定这回事了。——我的光驱前几天坏了，昨天修好了送来。迫不及待地放了一张 MP3，第一首便是《我心依旧》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也不想听就毫不犹豫地跳了过去，但是吃晚饭时，不知从哪儿飘来这歌声，让我又一次听见了，当时我还皱着眉头说了句‘现在一点也不喜欢听这首曲子！’可是今早收信时收到了一份免费的电子杂志，上面说席琳迪翁心痛无人知，细看去才知道他的丈夫也是他的经纪人，他最好的朋友，更是他的精神伴侣得了重病，如果治疗不成功的话将活不过今年。我立即想是不是冥冥中我已经知道了，于是不再让自己听席琳伤感的声音。

我想席琳即使自己现在也不愿听这首曲子了。你看这世上终有许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生命、爱情！在这个纷杂的世界能拥有一份真是多么的弥足可贵。我真的不愿去想像如果她丈夫果真活不过今年席琳再唱这首

歌的心境。但愿……但愿……人长久……”我的心猛然一惊，很久没有接触到 cat 的这种伤感的声音了，如果从前有，那也是在刚刚与她相识的时候。此刻，我又仿佛看见了她一脸愁苦的模样，那一定是令人爱怜的。

“我的 cat 又在多愁善感了，我好喜欢你这样，真想把你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不让你受到任何的击撞。

唉，想想吧，更惨的是，席琳她自己当初唱这支歌的时候，又何曾想到过自己也会在不久之后成为歌中的女主角呢？这冥冥之中，真的有许多事情无法解释，如今的席琳不正是另一个 ROSE 吗？我这里有她这支歌的 VCD，现在回想她站在船头引吭高歌的情景，就仿佛在为她自己而歌一样，可是，今天，这一切竟然将要成为事实，她将与 ROSE 同病相怜了！

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

这世上的生命和爱情的确是金钱所无法买到的，这世上大部分的幸福都是因为懂得这一点，而这世上大部分的悲哀也正是因为有无数的人不懂得这一点，企图用金钱去买到它所致。我们希望席琳的祈祷能够挽回爱人的生命，能够挽回相守的真情。

世界纷杂，真情可贵，我们的心是想到一处了。”我不知道自己这最后一句话说得对不对，也许是自作多情了，但是，在 cat 面前，自作多情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她也没批评过，所以日子久了，倒是练就了我在信中的一副厚脸皮，她的态度很显然，仍是那样的，——“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

## 十九

电台那边的消息终于明朗了，我将作为本届大赛的一等奖参加 28 日晚在哈斯顿迪厅举办的颁奖晚会。当我得知这个确切的新闻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cat，我想立刻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希望她那天晚上能来合肥，但看看时间她也应该下班了，还是写信吧。

“我的爱，我早就打算好了的，——如果我得了一等奖，就请你来合肥，因为我说过，‘那样的时刻，有你在，将是我最大的幸福与荣耀。’但是如果事与愿违，只是个末等的小奖，那便作罢，别说请你来，就是自己去也不会太开心的。

但是现在好了，我已经明确地得知我是一等奖了，我是大奖中唯一的男生。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后，久久没有如此喜悦过了，我真想激动地抱住什么东西，但想了想，似乎只有跑到街边搂棵大树了。

我的快乐完全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我的快乐完全是因为避免了使你失望而产生出来的，虽然你未必会有失望，正如你说过的‘即使我是优秀奖，你也会一样地祝贺我’，但是我内心的辜负与歉疚却将始终无法消除，好在现在这确切的新闻终于让一切烦心的东西都过去了！

万事俱备，只等你来！！

好了，现在你该正式考虑下星期五如何请假了。反正是请假不如请一天，

上午就过来，算起来，我星期五上的是下午班，这样我上午可以去接你。但与其你上午过来，不如星期四下午过来了，从芜湖到合肥有没有下午五点钟左右的车？如果有，早点从单位溜得了。可别说我教你学坏。

不要以为还早而不放在心上，收到这封信后，立刻交个计划上来，好让我星期六和星期天过得不心烦意乱。

感觉这一个星期来我的心就象在浪尖上颠来跳去一样，先是你来，后是你走，后是得奖，样样都有曲折，然后过几天又是你来，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吧？只有做梦才会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经历这么多缤纷耀眼的东西。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希望永远浸润在你的幸运与幸福之中！！”发过信，想象着她明天一早收到信的开心的样子，我都要飘到半空去了。

第二天上班，上午11点多钟接到一个电话，竟是她打来的。原来她下午要出去办事，可能晚上没有信，所以来电话通知一声。她知道，以我的脾气，如果按时收不到她的信，下次写信一定会咬牙切齿的。只是，实在没有想到会是她，而且她用了非常标准的普通话，我差点就没听出是她来，毕竟，电话中我们的拜访实在是太少了。电话中我当然不失时机地对她来合肥参加我的颁奖晚会又做了一番攻心战，她说最近太忙，科长安排了一大堆事情交给她做，只恐怕到这个周末也忙不完，甚至要加班！

“你这几次在办公室里打了好几回长途电话了，不是说不方便使用的吗？我虽然期望着你的出现，但是最好不要因为打长途电话而给自己添麻烦，那样我心里也会感到不安的。没有信让我焦急也就罢了，我来承担这焦急好了。

今天这电话真有意思，我没想到是你，你也没敢认定是我，也是的，谁叫你用那么标准的普通话了呢？我还以为是电台通知我去拿材料呢！

关于你来合肥的问题，我们就不必再为此而争论了，因为结果都将是无法更改的，星期五的晚上，你一定会出现在哈斯顿。我想你心里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做了来的准备的，但如果很不幸事与愿违，幸福的愿望落入那可恨的百分之一里的话，我一定会去芜湖找你把你带回来的。请相信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投诚，帮我省下八十一块钱的路费，用来给你买点小东小西的。

但愿下午能看见你的回信，我的爱。如果今天没有信，那么一个星期里我们将有三天不联系，我的生命将会枯竭七分三三的，几近半死！”晚上没有她的信，果然是说到做到，一点不留情面，不过，之前她能打来电话通知一声，我也应该知足地谢谢她了。但是，她在电话里说要到下个星期三才能给我较为确切的回答告诉我去还是不去，这倒让我心惊胆颤，这么说，似乎她还有不去的可能了？这怎么行？！我无法想像那一刻她不在近旁！

只有耐心等待了，然而信中还是少不了叮咛几句。

“吃过饭了，现在好困，好象倒下去就能睡着。

下午去，又是那曾经熟悉的迪厅，好久没去了。从前和朋友们没事时常去，但我从来不会蹦迪的，只是大家在一起无事可做，又有赠券，所以闲来无事，进去用迷乱的音乐给自己的心打一针镇静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是不是？但其实是真的，那狂乱的音乐和震耳的喧嚣反而会使你的心平静如水。

晚会上每个人都将有一段一分钟的展示，我跟你说过的，也就是模拟主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表演节目，他们从十二人中确定了四个节目，基本上都是唱歌的，没有挑我，也许是知道我的歌唱得不好。

星期五晚上七点钟，晚会在哈斯顿举行。晚上回来跟爸爸说了，他说会去，到时候叫上小戚他们一起，门票自然是不用买的。电台也真够小气的，连一张赠券也不给我们！

给你写着信，好象又不困了，现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满是星期五和你在一起的情景了。

傍晚的太阳是那么可爱，淡淡的金黄而绵软的阳光铺在地上，哈斯顿门前人声鼎沸，而你在身边，抬眼可见，触手可及，——那将会是我一生中许多个难忘的镜头中最难忘的一幕！

别让我失望！别让我心伤！一定要来，我等你！！我爱你！！”说出这最后一句，几乎是下了我全部的赌注！因为我愈是随着时间的临近，愈是觉得她来的希望渺小了。——倘若她真愿意来，一定早早地就能确定，而将其他所有的事情重新安排，如果是我，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即使手上有做不完的工作，即使面对领导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星期三很快就到了，该是她做出决定的时刻了，无论如何，今天的她不能够再回避这个问题。晚上下了班，我骑着车风驰电掣般到了家。冲进房间，我停下来喘口气，在胸前划着十字，打开电脑。

“快下班时，小杨打来电话说怎么还没走，那会儿天阴得不得了，他说会有大雨，结果现在天好极了，典型的那种夏日黄昏的模样。这样的天气下站在车站等车，看来来往往下班的人，很舒服。

——你心里是知道的，我是过不去的。你别急听我慢慢地说好吗？我承认我同样地喜欢你欣赏你，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是你，也不知道我是否是我，我不想我们中任何一人成为别人的影子，透过那块玻璃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我自己，我害怕再走进另一块玻璃，我已经没了再走出来的力气。

同样，除去这些横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世俗的大堆事物，如家庭、工作、亲人、朋友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也不想去想，可这毕竟真实地存在，不是吗？我渴望纯真的爱情，可是我好象已经没有了拥有它的勇气了……在这样的好日子里，我实在是觉得难以启口，每一次我自私的行为都会伤你的心，这次仍然会，我知道。

我一定会看直播或转播的。”天哪！我在心里大喊了一声，便颓然地倒在椅子上，久久地不能动弹。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就是获奖给我带来的喜悦吗？如果她不在台下微笑地注视着我，我又有什么必要走上那灯光璀璨的领奖台？我的努力和成功、喜悦与激动，不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关注和鼓励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吗？可是，她竟然……，一刹那，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回信了，每敲出一个字，都像是在用一根针扎向自己的心口。

“首先，你说‘你心里是知道的’，这是你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胡扯八道，你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逃避心灵的惩罚，这惩罚，有来自于我的，也有来自于你自己的。

其次，你不可能看到这场晚会的直播或是转播。因为根本没有。

之后，我不想说什么了。虽然我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说得更动情、更伤心，可是，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的心在顷刻之间，丧失了所有的自信与爱，丧失了所有表达的功能，它长久以来的种种努力将前功尽弃。

这，将是我下次见到你之前的最后一封信。”连上线，我伸手将信丢进



茫茫网海之中，如同一个装满着忧伤的漂流瓶，漂向她那里。几乎是不用考虑，我已经决定，明天就按我先前信中“恐吓”她的方式去做，——中午一下班，就去芜湖找她。

第二天，心里苦苦地，终于熬到了12点钟，一出门正准备去汽车站，可忽然想到，上午她收到我的信后应该会有回信，我忍不住，心想还是先看一看再去吧，但愿她能改变主意。但那希望太渺茫了，我知道，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打定的主意，十头牛也拉不回头的。

一路狂奔回家，急急忙忙地连上线，果然有信。信很短，好象是一句歌词，不知道是谁的。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我心里一阵酸楚，来不及多想，匆匆下了楼，直奔车站而去。

## 二十

去芜湖的车多极了，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辆。停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坐着个皮肤黝黑的高个司机，看来这一辆最先走了，一问果然，我上了车。这时，已将近中午一点，算起来到芜湖最快也要三点半，还好，她应该在单位。车终于缓缓地开动了，我长舒一口气，这才想起来还饿着肚子，算了，睡一觉吧，醒来就该到了。

我喜欢旅行的感觉。看着车窗外流动的风景，心中会升起一股逃离的快感，逃离自己熟悉的建筑，逃离喧嚣的城市，逃离揪心的一切，似乎只有在旅行的进行的路上，才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打扰你，没有人关心你，这种简单的环境简单的思维简单的行进让你进入一种相对于现实的真空状态，有时候真希望永远能够这样简简单单地漂泊下去，无需费心世俗的一切，当然，如果身边有知心人可以相伴，一定会更好。其实，漫漫人生路，不也正是如此吗？只是，能够不计虚名浮利、能够真心相伴终生的人太难寻觅！路上的孤独的寻寻觅觅的我，能找到想要的吗？我陷入迷茫之中。

依维柯车里有空调，还有VCD，潘长江的小品很好，却无法抵挡我的困倦，望着高速公路旁的飞驰的护栏，我终于睡去了。

车开得快极了，好象生出一对翅膀，沿着长长的笔直的高速公路加速，竟然飞了起来，透过车窗，我看见下面是波涛翻滚的长江，轮船好似叶子一样缓缓漂动，……，然后，车就飞落在cat的单位前面，她款款走了上来，微笑着坐在我旁边，再然后，往回，又见到了长江，……，之后，眼前突然一亮，仿佛光线扫过脸庞，原来，是傍晚的太阳！淡淡的金黄而绵软的阳光铺在地上，哈斯顿门前人声鼎沸，cat站在身边，低头看表，正是七点整，……人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车窗的窗帘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掀起，阳光斜射在脸上，车窗也已打开，风呼啦啦地吹进来，看看表，三点钟

了，可是，现在的风景似乎不是去往芜湖的路上！

旁边有人在不满地嘀咕着，一问才知道前面的火车编组站正在发车，挡住了去路，司机等不及，绕道去裕溪口走了。天哪！裕溪口，绕那么远！我抬头看看太阳的位置，算了一下，芜湖在合肥的东南，而三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竟然是在向东北方向前进！

车子七拐八绕，去了许多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走到的地方，最后，终于转了一圈过来，疾驰在长江岸边。“呜——”听到远处轮船的汽笛声，我的心不禁绷紧了，过了江，我就要见到我的 cat 了！我一定要带她回来！

长江，我来来回回记不清有多少趟了。最早的一次大约是我五岁时，当时好象还被抱在爸爸怀里，我永远记得那时的情景，渡轮上灯光暗暗的，风很大，姥姥笑着看着我……。

那时太小，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过江，后来才知道，江南也有许多很亲很亲的亲戚。

爸爸的两个妹妹，生在芜湖长在芜湖，后来都嫁到了江南其他的地方，不然的话，每次去芜湖都可以顺便看看他们。唉，每次！——只要 cat 轻轻地说一声“不”，我还会有下次吗？终于到了可以下车的时候了，这时已经四点多钟。我双脚一着地，心中便茫然了。

我这次来，她是不知道的，虽然手上有她的电话号码和传呼，但是我仍然想给她一个惊奇。我想，当我历尽周折找到她，与她四目相望的那一刻应该是很美的。

从前她只是在信中顺便提到过她的单位，具体什么位置我却是一无所知。好在还是有名有姓的机关单位，坐上出租车应该可以问到。前面正好停着一辆夏利，想也没想，我坐了上去。谁知道司机竟也是一问三不知，芜湖的马路笔很少有笔直一通到底的，很多单位的牌子都挂在不显眼的地方，好在司机也面带惭色，答应一边走一边帮我问，就这样，我们在市中心开开停停，停停开开，问过交警，问过小贩，不知问了多少人，最后，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都舒了口气，司机擦了把汗，说：“应该是这个地方了！”我探出头看看，数了数楼层，一、二、三、四，对了，应该就是这儿了！我想起有一次我在信中极力地夸她什么来着，她回信说千万不要，弄不好会从四楼的窗口飘下去，很危险的！眼前的这幢楼恰好有四层，单位名称也对得上，好，我急忙付了钱，道了谢，眼睛盯着这楼，深怕它飞了似的，快步奔了上去。

一层一层地数着，一、二、三、四，到了！有很多个办公室，哪一间是她的？开始的几间我每每探头瞅时都被里面陌生的目光打量着，也许是他们见得多了，并没有人来盘查我。一路的走过去，都没有她的影子！看看表，五点一刻，还没到下班时间，不会出去办事了吧？我心里忐忑着，前面只剩下最后一间办公室了，如果仍然没有她，我想我就该从这四楼飘下去了！

不像前面几间办公室，人很多，说话声音很大，前面似乎安静得多。一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闯入我的视线，我的视力真的很糟糕，正当我眯着双眼朝房间里瞅时，一张模糊而又熟悉的脸庞从显示器前抬起来。我走近，看清了，正是 cat！她嘴角抿起，一副嗔怒的样子，但旋即又笑了，眉宇间仿佛在说，我就知道你来了！果然，她见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知道你下午会来。哼，你的脾气，我还不清楚！”说着，转身已泡了一杯茶。她正在电脑前处理着一份公文，光驱灯闪烁着，从音箱里飘出王菲的歌。

我坐在一旁，此刻倒有些局促不安了。好多想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我原想劈头盖脸地问她为什么不去合肥，为什么不在那样的时刻陪在我身边。可是那些只有在电影中才显得自然的东西这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似乎只一瞬间，我便被解除了所有的武装，心中种种的不满与气恼顷刻间只因她微微地一笑、轻轻地一举手一投足而全部瓦解，我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好，只是望着窗外的楼下，支支吾吾地说道：“刚才在楼下忘记买点荔枝带给你吃了……”她说：“不要浪费了，昨天妈妈才买的，都还没吃完呢。”“怎么现在才到？你坐几点的车？”她一边按着鼠标一边对我说。

“唉，别提了，本来打算三点多钟到，半路上却堵车，司机绕了很远，耽搁了整整一个小时。好不容易四点多到了市里，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找到你这里，还好，你还没下班。”“你真够笨的！打个电话给我不就行了吗！”她有些吃惊。

“我是想打电话给你，但我怕你躲起来不见我啊。”我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怎么会不见你呢？我说不去，确实是事情太忙嘛，你看，我现在正在赶呢，但是实在是太多了，恐怕星期天还要加班。我们科长对我一直很信任的，我总不好意思说不做吧！”……正说着，她的呼机响了。

我不由地有些紧张，会是谁呢？看她回电话时的快活劲儿，好象晚上有人请她吃饭，挺乐的！她挂了电话，我赶紧扭过头去，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你真走运！”她冲我笑着，“今天刚好我的大舅从外地回来了，爸爸晚上要请他吃饭，刚才是小舅打传呼给我，叫我下了班直接过去。”“你是说让我一起去？”我张着嘴，有些受宠若惊。

“对啊，正好省得我单独请你了。”她笑的时候洁白齐整的牙齿很好看，记得她的视力极好，两只眼都是1.5，加起来正好是明眸皓齿了。

“嘀——嘀——”传呼又响了。

这回听出来，是她爸爸的。因为她在电话里跟爸爸说了，说要带一个同学一起过去。

放下电话，在她的提议下，我们开始密谋如何使我的身份更加可信。最后定下来，就说我是她初中的同学，后来因故回到合肥，很久没有联系了，此次出差，小见一面云云。

“其实，”末了，她又加一句，“我爸爸不一定会问得那么详细。”离下班还有十多分钟，她在收拾东西。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袋照片，“今天刚洗出来的，搁好久了。”我拿出照片，这些都是她去年在北京照的，长城上的居多，那时她的头发留得很短，象个男孩子，不过倒更显妩媚俏丽。忽然有一张，极其夺目地跃入我的眼帘，她身著白毛衣，一只手扶在城墙上，侧身回头笑着，这一张真正是把她的美表现得恰到好处！我久久地凝视着，忘情地说，如果你将来做主页时把这一张扫描上去，一定会是网上最美的女孩儿。我不是拍她，真的是很美。

她笑笑，“尽管我知道你稍稍过分地夸了我，但我仍然还是感到很高兴，哪有女孩子不希望别人说自己漂亮的呢！——走吧，吃饭去！”

打了车，先是到了她外婆家，饭店就在附近不远。好在我的面相看起来还算是个善类，走到哪儿别人也不大会把我当坏人，在她外婆家也受到了款待，然后又见到了她的小舅舅，最后临出门时，又见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她的妈妈，对我的到来，起先似乎存有一点点疑惑，不过没说什么，也很热情地招呼了我。总之，我觉得这是很祥和很有人情味的一户人家，令我完全没有一点拘谨和不安。透过她的家庭的和睦气氛，我似乎了解到了更多的关于 cat 的信息，那是一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甚至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的美好的感觉，宁静、安详而又温馨，用世上所有的金钱都买不来的那一种。

Cat 带着我进了饭店，她的父亲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这样的场面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一下子见到了这么多她的家人。此刻我只有四个字，受宠若惊。

Cat 主动先把我介绍了，当然，我是她的“初中同学”，这次来芜湖出差。我想，如果我的真实身份被公开的话，也许会使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一次强烈的冲击。毕竟，这网络，对许多人来说还是陌生的，至于能够使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相识相知，走到一起来，随意地聊天，同桌进餐，应该更如同天方夜谭般令人诧异了。

“小王，喝点什么酒啊？”她爸爸，一个很直爽、颇有人格魅力的人，向我投来亲切的询问的目光。

Cat 倒先帮我挡驾了，“他不大能喝酒的，就给他喝啤酒吧，少一点，尽量少一点。”我笑笑，决定听她的话。

可是别人却不相信，说我一定能喝一些，千推万挡地，还是在我的玻璃杯里倒上了白酒。“好了，好了，他哪儿能喝这么多啊？”cat 有些同情地看看我，说，“你行不行啊？”“放心，二两白酒还是没问题的。”我侧身悄悄地对她说。

喝了白酒，啤酒又送上来了，掺酒喝我可从来没试过，听无数的人说过这样喝容易醉。但今天的我格外高兴，再说我作为一个远方来的客人，又怎么能够拒绝别人好心给我倒酒呢？喝就喝吧，尽管 cat 在一旁不无担心。但她见我除了脸红得象关公以外，说话做事都还正常有序，便也不多说，把那只我推辞了很久都没有推辞掉的马蹄鳖重又放进我的碟子里。

吃了很多油腻之后，大家都建议来盘爽口的素菜，cat 无疑是这里的公主，当然也由她来定。

“空心菜，空心菜怎么样？”“好啊，就空心菜。”大家当然都没什么意见。

“哎哎哎，不不，换成冬瓜吧！”“行行行，就上冬瓜。”大家也很高兴。

Cat 把头转向我，诡诡地一笑：“知道你吃空心菜的。所以嘛……”我心里倏地一愣，我自己都没想到呢！以前她总是称自己马大哈，却只是说我细心，看来，真正细心的倒是她了。我当时很想吻她，但是，即使周围没坐这许多人，我也仍然不能够。

说句真心话，面对这么好的一些人，有 cat，有她的父母、她的亲人，对我这样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能够如此厚待，我真不知道这是我前世花了

多少功夫修来的福份！能够从虚拟的网络中因一信之缘与 cat 一步步走到现在，我已经是幸运得无以复加了，我还有什么资格奢求更多呢？我想哭，既为自己所获得的值得永远纪念与珍藏的一切，也为自己也许一生都无法得到的缘于网络的爱情。我的 cat，你能了解我此刻的心吗？我感谢你，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改变对你的有着特殊情结的、无法替代的爱。

酒足饭饱之后，该考虑我的住宿问题了，她爸爸倒是爽快，说不行就住家里吧，cat 却犹豫了，单位宿舍里人来人往，只恐不便，而我则坚持要求自己找家旅馆将就一夜。

于是，九点钟的时候，我们俩就并肩走在宽阔的马路上，路灯光很明亮，我们的影子一忽儿长一忽儿短，一忽儿浓一忽儿淡，两个人的影子象是在作着追逐的游戏，却谁也逮不着谁。我们一边走着，一边找沿街의宾馆。她好象对这一带很熟，指着路旁一家宾馆，说：“就这儿，环境还不错，价钱也便宜，反正你只睡一夜，用不着高消费的。”进去办了手续，进了房间一看，果然挺干净，也宽敞。

呼——，我吐了口酒气，坐到雪白的被单上。她坐到相邻的一张床的床沿，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互相可以看得很近。我是半醉的，我盯着她的脸看，这一眼似乎比平时要放松一些，因为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觉得想看看她的脸。

她侧过头，嘴一抿，责怪道：“你看你今晚喝了多少？”我嬉皮笑脸地，“没想到我还能喝掺酒呢！真是可以！二两白酒加两瓶啤酒，这下我对自己的酒量就更有底了。你看，我现在还清醒得很嘛！不信你考考我呀，——863加上659等于多少？——等于1522对不对？你再出一道！——”“好了好了，”她皱皱眉道，“你没醉，好了吧！那么你听我说，明天一早我就来送你回去。”“那你呢？”我的酒一下子醒了一半。

“你就别管我了，我上午还要上班呢。”“那不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带你去合肥的，总不能让我无功而返啊！”“唉，你看你，都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来的，偏不听，本来或许我还可以给家里编个理由跑到合肥去，现在你一来，反而想去都去不了了。——我一走，他们肯定要疑心是因为你的原因，那后面可就麻烦了。”她有些遗憾地说。

真厉害，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不过，就算我不来找她，她也未必会去合肥，也许只是说出来让我高兴的。

“那，……你就跟你爸妈实话实说，看看反应？”我不死心，总想尽一切可能。

“唉，不管我怎么说，他们肯定不会同意，想一想都会把他们吓死啦！”她摇摇头，“不过，倒可以试一试的。”“要是还不同意怎么办？”我问，“那你就干脆溜出来吧，先斩后奏。”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不顾她的处境呢？“其实，爸妈那边顶多回来给他们骂一通罢了，但是单位里确实有事走不开呀！我们科长他爱人生病住院，这几天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他还有一份汇报材料催着我尽快赶出来呢，可是到现在只完成了一半，下个星期一就要，我都急死了，说不定星期六还要加班，你说我怎么去合肥啊？”我似乎找不出什么话来反驳她，想了半天才说了一句，“那你星期天回来加班行不行呢？”“问题是我们科长不一定愿意星期天加班啊！是他领导我，不是我领导他呀！”我们都低着头不说话好一阵子。

她先开口了，“不然明天上午我看看情况，如果科长态度松动，我下午

就自己过去，如果不行，那就真没办法了。不过，明天上午一大早，你一定要回合肥，我知道你明天中午12点还要上班，别想偷懒！”“你要是不去我也不回去了，除非你跟我一起上路。”情急之下，我竟然开始像小孩子一样放起赖来，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

“不行，”她的态度很坚决，“明天上午你一定得回去，否则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去合肥了，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还想再争辩什么，这时，她的传呼响了。“是爸爸的。呀，都快十一点了，我该回去了。”她站起身，翻箱倒柜地不知找什么东西。

“找什么呢？”我问。

“晚上蚊子多，这里应该有灭蚊器的。”“没事，我是O型血，蚊子不爱吃。”“别尽瞎扯！——”正好服务员推门进来，cat问她要，那人说过会儿送来。

“好了，这下我真该走了。明天早晨八点钟我过来，请你吃早点。”她挥挥手。

“别开玩笑，这么迟了，怎么能不送你回去呢？”女孩子总是希望有人送她回家的，尤其在这十一点多钟的夜里。打了车，一会儿就到了，她下了车，我猫腰正准备从车厢里出来，她手一推，“跟车回去吧，前面不远就到了，你看，爸爸在路口接我呢！没事的。——好好睡一觉吧。”夜里，不知是酒醒了的缘故还是别的，我在半夜三点钟就醒了，眼睁睁地睡不着，折腾到四五点钟，终于因太过疲倦睡去，但不到七点钟，太阳似乎还未甩干身上的露水就迫不及待地出来晒人了，当热乎乎的光线透过朝东的窗户射进来时，我立刻就醒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八点到了吗？结果一看腕上的表，竟然还早，想睡也是不可能了，只好静静地躺着等她来。

很准时的，八点钟刚到，她就来了，我简直怀疑是不是她早在楼下等着，只是在约定的时间一到就上来。“睡得怎么样？”她伸手递给我一把盒装的新牙刷，上面已经挤上了牙膏，是绿色的高露洁。我接过牙刷，心中有满怀的感激，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太阳照在我们的脸上，明晃晃的，我的整个心似乎都被照得透亮，整个心都充满了光明与活力。

交了房，我们又走在昨晚的马路上，依然记得附近的建筑。拐进路边一条巷子里，她说，这一家的辣面味道不错，我经常来吃，对了，你不能吃辣的吧，不要紧，我让他少放一点好了。说实话，我这人天生不爱吃面条，但她说好吃，我也就将信将疑地吃起来，面条中有一种当地腌制的咸菜，味道出奇地鲜美，在合肥从来没有吃过，其实面条的味道也确实不错，配上这种咸菜，我吃得非常舒服。有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碗面条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cat的缘故，但那面条的口味真的是很好。

“这下，你该老老实实在地回去了，喏，我们从这边坐车到轮渡码头。”她指指马路边的站牌。

“那你不去上班吗？”我为她担心。

“不要紧，我们那里早一点迟一点没关系的，倒是要提防你趁我不注意又偷偷跑回来。”她狡黠的一笑，“如果我能去，你一定会在七点钟之前收到我的传呼，或者在哈斯顿门前见到我。”“好，我相信你！”我只有这么说了。

五月末的天气出奇地热，才早晨八点多钟，脸上的汗就开始往外渗了。街边商店里的冷饮、汽水大清早就摆了出来。刚刚吃过辣面，口中正渴，不

仅是我，cat 一定也口渴了。记得那封信中 cat 说过，最喜欢吃烧鸡喝汽水了。

“你要不要喝水？”当我们俩异口同声一字不差地说出这句话时，都忍不住笑了。那时，我正把头侧向她，而她也正把头侧向我，只是目光还未及相触，声音就已碰撞到一起了。还是她抢先一步，说：“买一瓶给你带在路上喝吧。”她挑了一瓶乌龙茶，塞进我手里。

“你先喝点吧。”我自然不敢独享。她拗不过，喝了几口，又还给我。车来了，我们上了车。上班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车厢里人不多不少。司机似乎脾气不太好，车子一直在做变速运动，车上的人东倒西歪。抓手太少，我对她说，扶住我的胳膊吧。她也就扶住了，身体很近地贴着我，令我闻到她的头发的淡淡的清香。车很快就到终点站了。

好几辆开往合肥的依维柯停在路边，我偷偷挑了一辆发车时间最晚的车，坐了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cat 已经绕到窗外了。我让她进来坐一会儿，她摇摇头，我笑笑，说：“还怕我把你一起拐跑啊？”她恍然大悟地笑道，“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呢？现在我更不会上去了。”“你去上班吧？去太迟也不好。”我虽然口中这么说着，其实心里还是希望她尽可能多多地陪我。

“没事的，也就几分钟时间，不耽误的。再说，我还要看着你回去呢！可别偷偷溜回来。”“下午一定过来，我七点钟在门口等你！”“尽量吧，你要体谅我，我也想过去的啊，但是，你知道，这由不得我啊！”我望着她，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冲动。我突然说了一句：“新的婚姻法你知道吗？”她愣了一下，很快恢复平静，说：“知道啊，你指哪方面？”“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新法规，规定夫妻双方分居两地达一年以上者，一方户口可以迁入另一方城市。”我不知怎的，忽然想到这个，很唐突的，连自己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偏偏我又记得这么熟。

她始终是那么平静，“是啊，这我也知道，但是只能迁户口，又不能调动工作，管什么用？”“那就调动工作吧！”我说。

“哪儿有那么简单的事情！”说了这些之后，我们都有片刻的沉默。

这时，司机上了车，我一眼望去，啊！还是那个司机！我所坐的正是我来的那一辆车，而我此刻所坐的位置，也正是我来时所坐的位置。竟有这么巧的事！转了整整一圈，我又坐到了相同的位置上，这是不是有点宿命的味道？空着两手来，现在仍然是空着两手回去，只象一个过客，只留一丝爱的残痕在脑海中，就这样，又回去了。

听着司机发动汽车的声音，仿佛航天飞机发射进入倒计时般，我就要离开了，我的心一阵悸乱，飞快地从车窗里伸出手，伸向 cat，“再见！”我说。但是，我们都明白，我伸出的手索要的并不是通常再见时的握手，而是心神贯通的那一种，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她稍稍迟疑了一下，把手举起来，放进我的手心里。

脑海中依稀回响起赵传的歌声，——“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刹那间，我刚想握紧，她却又滑出去，转而对我挥动着。“再见。”她说。她的手柔柔的，她的脸柔柔的，她的话柔柔的，回想着刚才那一瞬中她的指尖，似乎也是柔柔的。……车再一次渐行渐远，我掀起窗帘，看见她已远走，那个熟悉而又牵挂的她只留下一个背影，远远地去了。

## 二十二

其实我知道，下午，她一定不会来合肥了。只是为了安慰我，她还留一丝希望与我，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一切，但是当她下午六点钟往办公室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的心仍然抑制不住地狂喜，祈求着她此刻已在合肥。然而，她的电话是从芜湖打来的，她还在办公室里！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不来的呢？自以为早已作好心理准备的我，此时才发现，原来，我的心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只轻轻地一敲，便顷刻间又碎落满地，我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在电话中与她说了些什么。

放下电话，已是六点十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人，今晚的华灯之下终于只有我一个人独自面对了，台下不再会有她注视的目光，我将没有人可以拉住她的手共分喜悦了。

我失望着，许多话这时才涌上心头，不行，我还要再试一试！我跑下楼去，把磁卡胡乱塞进机子里。是她接的电话，她还在办公室。

“你现在能过来吗？”我几乎用绝望的口气说。

“现在？怎么可能？”她说。

“也许晚会会拖到八点钟才开始，——就算你赶不上晚会了，晚上我仍然可以见到你。星期天你再回去。”“我如果能来，不用你说就一定就过来了。科长刚才还在说明天要加班，我怎么过得来呢？”我好似一个孩子似地苦苦祈求着，又胡乱发了一通脾气，当然，这无济于事，还令我显得很可笑。后来，她竟然也有点生气了。

“好吧，”发过一通脾气之后的我，好像醒了酒一样，有气无力地说道，“那你答应我，下个星期过来。”“看情况吧。——对了，过来干什么？向我道歉啊？”“道歉？！”我没反应过来，便问了一声。

“是啊！是你向我道歉！谁叫你刚才乱发脾气？”她有些抱怨地说。

“啊啊，是，我向你道歉，不过，你一定得来，我好当面道歉啊！”“可以考虑考虑……”口气中她似乎原谅了我，得意起来。

……晚会准时开始了。周末的哈斯顿迪厅人头攒动，有许多都是电台的忠实听众。因为除了获奖选手外，电台的各位主持人今晚都要登台亮相，自然吸引了不少少男少女。萤光灯四处乱射，音乐滚动在嘈杂的空气中，年轻人们走来走去，仿佛预示着这将是一个热力四射的夜晚。

而我的心却异常平静，我知道，今晚，只有灯光下我的影子陪伴自己。

轮到我登台时，我缓缓地朝台上走去。正当这时，腰间的传呼嗡嗡地振动起来。我闭上双眼，我想，这一定是她打来的！脚步慢下来，低头飞快地按亮呼机，“恭喜你！”

关小姐。”此时，是八点四十七分。我默念着她的名字，心中的幸福与忧伤并存。

当我手捧鲜花，完成我的模拟主持后，台下响起掌声一片，我报以感激的笑容。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的时刻了，此刻我的笑容有些疲惫有些无奈，长



久以来，我渴望梦想的心一次又一次地跌落，这次获奖，也许会使我的人生充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这一切，都与 cat 有关，如果不是遇见她，我也许不会去参加这个比赛，也许仍然麻木不仁地生活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浑浑噩噩，心无所想，终老一生。只是因为她，我觉得自己不能沉沦，要漂漂亮亮地活着，为自己，更为 cat，因为，我们之间也许会有走到一起的那一天，为了那一天，只要有这希望，哪怕是千万分之一，我都不能虚度时日了，我要努力，努力做得足够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去面对 cat，去爱 cat！

直到星期五，cat 才写来信，告诉我确定过来，不过她又说，只能待一天，上午来下午回去，因为她是偷偷跑出来的，家里并不知道。

星期六上午，在我离长途汽车站还有一百米的路程时，呼机响了，是她打来的，留言说已经到了合肥，正在车站等我。下了车，我直奔车站大厅，一抬眼，cat 站在那里，远远地对我笑着。

“你跟你爸妈说过我来了吗？”“当然说了，我还让他们买菜了呢！”“哎呀，我正准备告诉你不要说的呢！反正下午我就回去，真不好意思麻烦你家里人的。”“瞎说，”我笑着，“既然来了，当然要去我家，总不能大街上乱转吧？”“那也挺好呀，逛逛商店或是吃肯德基什么的……”“好啦，不早了，快点跟我回去吃饭吧！”刚好，车来了，是直通我家的路线。

进了门，点点好象还记得她似的，既不叫也不闹。

妈妈正在厨房炒菜，桌上已经摆着一盘烧鸡了，是我临走前嘱咐妈买的。看见 cat 来，妈妈的脸色比平时对我还要好，笑着过来招呼她。

中午，喝了很多可乐，吃过饭，我们撑着一把防紫外线伞顶着毒毒的太阳就上街逛去了。伞，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如果一人一把，便可以将本来靠得很近的人分开很远；而如果两人合打一把，便可以将两个人靠得更近！我举着伞，护住她，这感觉妙极了，并没有觉得胳膊有丝毫的酸痛，好想时间定格在那样的时刻，为她撑一把伞，让她紧挨在我的身边，永远这样走下去。

为此，我甚至说什么也不肯乘车去汽车站，而是硬拖着她一路走去，好在她并不是很抗议，约摸四点钟，终于走到了车站，终于又到了分别的时刻。

“要不，我送你回去？”“你发神经啊？”她撇着嘴道，“别闹了，这大白天的，我还能丢了？”“那，我陪你坐坐吧，开车还早。”我们上了车，并坐着。

先是继续瞎聊着，直到那边司机上了车，发动油门之后，我才一下子意识到时间不多了。

她的手放得离我很近，我侧头看着她的眼睛，一把牵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没有反抗，任凭我握着。她的目光对我似看非看，似乎是在等我做些什么。

“下次我们什么时候见？”我问。

“等过了夏天吧。”“为什么？现在才六月初，夏天还没到呢，你却说过了夏天！”“不为什么，”她撅撅嘴，“反正，总不能老见面吧？”她似乎说不出什么理由。

“嗯，这样吧，半个月后，我去芜湖。”“瞎扯，至少两个月以后。”“两个月？”我惊呼，“你是说一年才见你六次？！你干脆让我永远不要见你了。”“那是你说的啊，我可没这么说。”她小声地嘀咕。

“我也没这么说啊！——那就一个月吧，七月初的某一个星期六，我去找你。”“来之前写信告诉我。”……我们的手仍然握在一起，也许是她怜惜我这颗爱着她的心，宁愿自己受些委屈，也不忍伤我。毕竟，这一别后，我

们又将有很长时间不能见面了。她应该理解到我将会有多难过。

车终于发动了，车厢里窜进了汽车尾气的味道。就跟说好了似的，我们同时放开握着的手。“我下去了。”我说。“嗯。”她点点头，看着我下车。

我绕到车窗外。

“回去吧，回去休息一下。中午也害得你没睡觉。”她说。

“到了家给我打个电话过来，或者打传呼留言也行。”“嗯，放心吧。”车开动了，她把手低低地放在胸前，轻轻挥了挥手。接着又抬起来摆摆手，示意让我早些回去。

这时的太阳仍然白晃晃地高高悬在空中，刺得人睁不开眼，这样酷热的白昼，一点儿也不象送别的时刻，直叫人怀疑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这么快的一次相见就这样浅尝辄止地，匆匆地结束了，太阳下的我，只有影子相随。

二十三回到家，等到七点半，还没等来她的电话和传呼。心里一着急，便忍不住打了个传呼给她。刚放下电话没两分钟，铃声就响起来了。电话中她说刚到芜湖，正准备给我打电话。这才令我放下心来。

江南的梅雨时节到了，像春天一样多变，一忽儿是晴空万里，酷热难当，一忽儿又是愁云惨淡，霪雨霏霏，牛毛般的细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天气也忽冷忽热，我在信中少不得又对她嘘寒问暖，大表爱心。其实我自己倒是经常淋着大雨浑身透湿地回家。

Cat 在信中告诉我，她终于将买电脑的事提上日程了。我这边也忙活起来，好在平时常看电脑报刊，耳濡目染，还算是有些硬件基础，加上这几日的快速充电，我竟在信中自夸起自己成了DIY专家了。一份采购清单更新了许多个版本后，终于定了型，就等着月底的一次传言中的降价了，岂料这时，天有不测风云，她的一笔用来买电脑的“私房钱”却借给了生病住院的亲戚。好事多磨，也许再等一段时间，花同样的银子就可以买奔或是K7了呢！

于是，就这样到了六月底，用她的话来说，电脑已经化成了一瓶瓶药水，但她又说，只要亲戚的病能好起来，就算买不成电脑也高兴！令我感动了很久，以致于在每封信中都忍不住要夸她一番。

也许是她亲戚生病而使她们全家都为之操劳的缘故，cat说她爸爸的头发几天来都白了许多，而她自己也为此东奔西跑，信中的句子似乎都透着疲惫。甚至一连几天都没信，来了之后也是寥寥的几句，匆匆忙忙的样子，真叫我有些担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总希望能看到她开开心心的，而她不开心，从来信的字句中便可一目了然。我感觉到，她似乎有些沉闷和不快。

一边这样疑惑着，一边只以为她是疲乏，便没多问什么。正在这时，小杨来了一封信。

“主持人大赛

主办单位：中坤集团乳业有限公司 芜湖人民广播电台 芜湖广播电视报社  
协办单位：芜湖市经纬商贸家电有限公司 赭山宾馆  
赛事名称：“中坤牛奶”杯主持人大赛  
报名时间：7月8日至13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6:00  
报名地点：人民路赭山宾馆一楼大厅内  
参赛条件及要求：高中以上学历，16至40周岁，地区不限。报名时，请携带一寸免冠照片两张，填写有关表格，领取参赛证，报名费壹拾元。

比赛地点：赭山宾馆  
日程安排：初赛7月12日至14日，复赛7月16

日，决赛7月18日上午，颁奖活动7月18日下午。

对获奖者，电台在进行业务培训后，依据其特长，安排担任业余主持人。

咨询电话：×××××××摘自1999年7月6日芜湖晚报”

真是个好机会！既可以去看看cat，又可以去参加比赛。

但我又有些不解，为什么对我来说这样重要的消息cat却没有对我提起？虽然只是业余主持人的小型比赛，但也许这其中蕴藏着改变我的命运的机遇啊。——或许我可以借助比赛，而离芜湖这座城市更加接近，从而离cat更加接近。这不是没有可能！难道cat没有想到？我对小杨说暂时先考虑考虑，其实，我是在等来自cat的声音，如果她提起了，当然我会去，如果她只字不提，我想我更有必要去了。

三天之后，在我们一次小小的信中的拌嘴结束时，她在语意平淡的信的结尾若有若无地加了这么一句：“对了，小杨说他告诉了你芜湖在搞一个业余主持人大赛，你有兴趣吗？不过我觉得这次只是一次广告活动而已。”她总算提起了！

我连忙回信：

“说实话，我感觉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没人情味，是不是对所有的网友都这样？还是因为这段时间特别累而心力交瘁？你总是这样说话，我都怀疑自己是否敢来芜湖了，是否再敢见你了。你冷冷的语气，不似从前般活泼与顽皮，我有种预感：我将失去你的好感！

也许只是因我有时说话太随意太刻薄，但你知道，在我的心里，我从来未曾对你有过一丝不敬与冷漠，我喜欢你的心不会改变，尽管我明白未来未必会按我的意愿发展，但是能够拥有现在的这一切，我已极大地满足了，我不敢再奢求什么，如果说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友情或是些微的爱情，那么此刻，我唯恐连你的最后一丝情意也将失去！

笑起来，好吗？我也许会在12号去芜湖。只因这个月钱吃紧，所以我想当天报名当天参赛，省得我跑两次。当口袋里只剩下三十块钱的时候，才想起来钱该省着花了，还好，我是能伸能缩的，十块钱也能让我过半个月，大不了每天不花钱，什么东西也不买就是了。下午忽然听到别人喊我，原来是《电脑爱好者》寄来的一张一百块钱的汇款单，真是天助我也！雪中送炭！因为原来根本没想到会有稿费，他们早已寄来两份杂志，我以为就没有下文了呢！我打电话回家报喜，那边爸爸说让我请客买烧鸡，我说明天吧，因为晚上经理要请我们吃饭，当然饭不是白吃的，晚上要加班。

所以直到现在才给你写信呢。口袋里多出来100块，胸口似乎又挺起来了，至少芜湖的一趟路费是够了。看来又多了一条生财之道，以后争取多多投稿，补贴补贴生活。

写完以后才想起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快到芜湖了，看完信以后，别忘了向走廊上望一下。不过，看你最近的心态，只恐怕已不能够向从前那样地欢迎我了。”

星期一下午，我一赶到芜湖，就去报名进行了初赛，从赛场出来时才四点多钟。我拨通了她的电话。我小心翼翼地讲，如果你现在忙，我就不过来了，晚上我就回合肥……。

她说，既然来了，当然要好好招待，况且小杨从上午就一直打电话问她我有没有到呢！

其实，我来趟芜湖，怎么会不想见见她呢？！扶着这快乐的梯子，我立

刻乘车往她那儿奔。

上了楼，看见她的背影，她正站在窗户旁边向下望。一回头，她看见我，笑了笑，说，忙死了忙死了，我刚刚有空才站到这里看，没想到你就来了！看来，她的确很忙，见面还没说到三句话，她就被别人叫走了，只看见她手里拿着份材料，楼上楼下地跑来跑去。好不容易等到六点多钟，她才回来，笑嘻嘻地说：“走，下班了！”先是到小杨那里，小杨的确是个很好的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见了面他仍然像欢迎一个老朋友一样地招呼我，把我拉到饭店里。大家仍然有说有笑，但是隐隐地我感觉到，cat 似乎有什么心事，笑，也是有气无力的。不过她又说，前两天同学聚会，玩得比较辛苦，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上班又忙，现在简直是累得快走不动了，只想早早回家睡一觉。看来她真的是很累。本来，小杨还提议饭后到一家新开的茶楼坐坐，cat 却表示没有兴趣，于是作罢。除此之外，我还发现，cat 并不像以往那般劝我不要多喝酒。

“明天早晨你来送我吗？”我凑近她小声地问。

“哦，当然，我送你。”她说。

这令我稍稍有些放心，她对我似乎还像以前一样。只是今天有点累了。

吃过饭，我和小杨一同送 cat 回家。就在我们与她道过别即将转身而去的时候，cat 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远远地对我喊道：“噢，对了，我想起来了！……，明天早晨我有事，不能送你了！真不好意思，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差一点忘得干干净净！——明天就让小杨送你吧！”“不用了，我明天一早就走，不用麻烦小杨了，反正我对这里也很熟，没事的，你放心吧！”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她。说出之后，心里才感到隐约的梗塞。

晚上我没去小杨那里住，实在是不愿给这么好的朋友带来麻烦，我找到了那家上回住过的宾馆，在那里，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想一定是 cat 叫我失眠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却始终不敢对自己说出来。第二天一早六点钟，我就匆匆地坐上了回合肥的车。

一路上，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对 cat 说。一到家，我就打开电脑给她写信，我想尽可能快地呼唤她：

“上午九点半就到合肥了，昨晚翻来覆去没怎么睡，醒来睡去好几次，最后一次醒是 6 点钟，就起来了。

好似哲学中常说的那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去年夏天和今年夏天，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参加了几乎相同的比赛。可是一年的时光过去了，生活却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啊。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我并非是完全为了得奖而来，虽然我对你是这么说的，在电话里跟爸妈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如果芜湖没有你，我想我是不会来的。因为，即使我十分幸运被他们以某种方式录用留在芜湖，但我仍将孑然一身，这对我来说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尽管现在的你对我已有了难以言表的淡漠之心，对于我的到来你也不似从前般怀有欢喜之心，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地向你靠近。看得出来，你早已打破了数月前自我封闭的苦闷，朋友间的联络多了起来，热闹了起来，现实的世界重新又喧闹起来，远方的我对你来说也许渐渐只成了一个模糊的幻影，只有当这个幻影移近你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过后，依然是那片喧闹的现实，你似乎下定决心要从那片喧闹之中寻找你的未来和你的幸福

了。而我，则将被拒之门外了。

尽管如此，我却不愿放弃。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到芜湖的广电圈，让我尽可能地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比赛中，我尽量地展现、发挥自己，所期求的唯一的目的是，能够留在芜湖。虽然结果未必如意。

我不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但最可怕的是，你对此无动于衷，一副好坏与你无关的样子。

假如我足够幸运，能留在芜湖，你会怎么想呢？我是不是可以借此走进你的现实生活中去呢？随时可以与你打电话、见面、上街……，——你害怕这样的现实吗，还是感到高兴？毕竟，这种现实会有实现希望，哪怕只是万分之一！

‘我承认我同样地喜欢你欣赏你，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准备好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是你，也不知道我是否是我，我不想我们中任何一人成为别人的影子，透过那块玻璃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我自己，我害怕再走进一块玻璃，我已经没了再走出来的力气。

同样，除去这些横在我们面前和还有世俗的大堆事物，如家庭、工作、亲人、朋友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也不想想，可这毕竟真实地存在，不是吗？我渴望纯真的爱情，可是我好象已经没有了拥有它的勇气了……’一个多月前，你在信中这样说过，现在的你还能这样再说一遍吗？如果我真的能够跨过时空的障碍，走到你的面前来，与你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如果愿意甚至还能够做到朝夕相伴，——如果真的能够这样，你愿意吗？这些‘横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世俗的大堆事物，如家庭、工作、亲人、朋友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还能够困扰我们吗？还记得我那次在车内很唐突地问你知道新婚姻法的规定吗？你说知道，那么，当这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现在的你是否还拥有当时的心境？如果对于上面所有的问题你都能说一个‘是’字，我将会加倍地努力，不放弃所有的机会，我愿意如三步一跪前往朝拜的朝圣者般，用溃烂的双膝换取心中的执着，一步步地向你靠近！

我绝不敢说让你等我，只想自己拼命地加快步伐，在永远地失去你之前挥汗如雨地赶到。

1999.7.13”

## 二十四

按说第二天应该有她的回信。可是，没有。尤其是在此刻，我对于她的回信的期盼更加强烈和迫切了。我急于了解到她的想法，那对于我的将来很重要。

我几乎每隔半个小时就连上网，一遍又一遍地查找我的每一个信箱，期待着她的声音。然而，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失望。我向她发出呼喊：“等到八点多钟，屏幕上还是无穷无尽的S T A T、Q U I T、S T A T、Q U I T……我的心都在哭泣了！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明天仍然没有你的信，我唯恐自

己后天下午不再会有来芜湖的勇气了!!! 我将再一次与芜湖失之交臂!! ——难道这是你所愿意看到的吗? cat! 我不相信你的变化会有如此之快。”终于, 第二天晚上, 收到她的信了。在我信中的每一段之后, 她都作了回答: “我给你发了信。

你的未来怎么能由我的信来决定, 我承担不起的, 我也无权决定别人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把握比较好, 这样不会有后悔。

我没变。我原本是这个样子的。以后也会这样。”她的字字句句都显得异常沉静, 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我几乎可以想像出她远远地默不作声地看着我的样子, 眼神中充满着无谓, 似乎还带着一丝同情。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敢相信她一反往常的态度。用这样的口气说话的, 怎么会是她呢? 怎么会是几乎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的 cat 呢? 怎么会是那个曾与我或漫步街头或执手相牵的 cat 呢? 我们几乎就要走到一起了呀!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几乎是带着绝望, 写了回信。

“> 我给你发了信。

我确实没有收到, 直到现在。难道是网络在捉弄我? 也许, 网络自始至终就在捉弄我!

> 你的未来怎么能由我的信来决定, 我承担不起的, 是的, 我可以肯定地说, 是的! 即使你现在对我冷眼相看, 我也仍然不会否认: 只是因为有你, 我才会来芜湖参加这次比赛。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但是, 我至少是努力地为自己的向往在做, 我想我不会后悔。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应当后悔。后悔, 只会缘于心灵的压制。

> 我没变。我原本是这个样子的。以后也会这样。

你变了, 虽然你不承认。但是, 这么长时间过来了, 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嗅出酸甜苦辣来, 咬定自己没有变, 不但骗不了我, 也骗不了你自己。或许, 你确实没变, 对家人、对朋友、对工作, 对任何人, 都没有变, 只是唯独对于我, 你的态度和感觉变了。

而这其中的原因, 全是由于我造成的! 诚然, 单方面的爱情, 它不是引力就是斥力, 既能使人与人的距离靠近, 又能使人与人的距离疏远。这半年多来, 难道真的一直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你固然没有变, 只是你我之间的距离变了。也许, 我确实做错了什么, 可以告诉我错在哪儿吗? 人真的是会有预感!

半个多月前, 闲来无事, 我就想写一篇东西, 初衷是想写一篇网络爱情小说的, 当然, 说的就是你我的故事。写下去, 才知道, 我这哪里在写什么小说, 根本就是回忆录!

现在还没写完, 但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是小说, 已经写了五万多字, 就要完成了, 现在放弃有些可惜, 于是, 就继续写下去, 也不知道最终完成时会是什么样子, 以及该如何收尾。

网络上的爱情是很多的, 但是像你我这样的似乎并不多, 因为很难得, 所以, 我想把这段故事记下来, 希望你不反对, 而且我想把它放在网页中, 把我的故事说给所有的人听。——本来, 是暂时不想告诉你这些, 想等完成后吓你一跳, 但是, 正如我前面说的: 人真的是会有预感! ——本来, 它应该成为一个惊喜, 而现在却成了……………‘临终告别’一样的东西!!

我知道, 我说了你会笑话我, 但我仍然想说: 你是我心的影子, 挥不去,

散不开。”发过这封信后，已是晚上9点多钟，明天或许她会回信，但是，到那时，我应该已经在芜湖了。因为，我决定，第二天，仍然去芜湖参加复赛，我不想放弃所有可能的努力，哪怕是头破血流。至少，将来我可以对自己说，我是尽了全力的，我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过的，那时，心灵上应该不会留下遗憾。

第二天中午下了班，我直奔汽车站而去。去车站的那熟悉的一路，我走得格外艰难，心中满是哽咽，我不知道此去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我有种预感，我的命运真的要因此行而发生彻底的改变了。

复赛很快就结束了，出了赛场，才四点四十分。

天空中蒙蒙屑屑地撒着雨丝，三伏天的季节，竟像初春时节，穿着件短袖衬衫，雨中的我行进在空旷的大街上，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一瞬间，我想立刻去轮渡码头乘车回合肥，不告诉她我来过，回去以后，静心等待事情慢慢平静下来，然后不出几日，我们又像往常一样地，每天发上两三封信，嘻嘻哈哈地胡闹，……可是，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我又如何舍得不去看一眼 cat 呢？尽管从她的信中已透出对于我的淡漠，但，我真的很想不顾一切地见到她。或许，见面的那一刻，还能够唤起她曾经的热情与喜悦，所有的阴霾都会随着我们目光交会的一刹那一扫而空。

不由自主地，我双脚迈上了那熟悉的公共汽车，望着窗外，我想把所见到的每一处都深深地刻进记忆中，或许，今后再也不会见到这一切了……。车缓缓地转过街角，向东驶去，没多久，路边那幢熟悉的楼就滑入了我的视线。

……，我记得 cat 曾在信中笑呵呵地说过，她受不了我的夸奖，否则一不小心会从四楼上飘下来，很危险的。她的那些话仿佛是昨天才说过的，此刻竟是那样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恍惚看到了她的顽皮的笑容。……此刻，她在做什么呢？望着那四楼的窗户，我竟失去了上楼去的勇气。我站在对面马路的人行道上，目光久久地徘徊在那扇窗户之上，任雨水浸湿全身。

## 二十五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心狂跳起来，不行，我一定要让她知道我在这里，我幻想着她扔下电话，奔到窗前看见远远的我，然后，慌慌张张地跑下来，撑着伞，把我拉上去的情景，心中一阵悸动，于是抓起了电话。然而，电话中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她在开会”，之后就挂断了。

她的传呼一定丢在包里，我没有再去拨电话。

苍茫的天空一片阴沉，看不见亮光，零乱的雨点无来由地飘散着，大街上来往的人不多，谁也不关心谁，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存在，没有任何人了解我的落寞，刹那间，我仿佛被一股强大的令人窒息的力量推倒在地，陷在泥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痕迹，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一切来得都是那么突然，我像一阵风似地离去，丝毫没有惊动任何人。

被世界遗忘了我的我，久久地伫立在风雨中，阵阵的寒意传遍全身。睫毛

上的水珠在眼前闪闪地发着光，使得我眼中的一切都带上了梦幻般的色彩。仰头望着那幢楼，想着楼里会有个 cat，想到 cat 与我半年来的交往，再看看自己踩在泥水中的双脚，我竟怀疑这一切是不是一场梦！——从前那个平波一片的生活中的我如今怎么会全身淋湿地独自伫立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为那可望而不可即的人忧愁万分？如果这是梦，它该何时结束？又该如何结束？只是，吃不消的脚后跟一再地提醒了我这并不是梦。

天色渐渐地暗淡了下来，对面楼上的灯光一盏盏地熄灭了，只有 cat 那一间仍然亮着，六点半了，这已是下班的时间，我期待着那灯光的熄灭，然后，穿过马路去，迎接她的惊讶的笑容，或许那笑容之中仍然会有欣喜。

然而，十多分钟过去了，灯仍旧亮着。我又累又乏，仿佛有生以来就在飘摇的风雨中度过一样，我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不安与思盼，终于穿过马路，朝楼上走去。

每踏上一个台阶，我都有极大的恐惧。我害怕见面后她对我不理不睬，或是强作欢颜，然而，更令我害怕的是——此刻她并非独自一人！很突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因为刹那间，仅仅是在迈上楼梯之后的刹那间，我突然无比清醒地意识到，令她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快的原因只可能是因此！

终于，心惊胆寒地走完了漫长的台阶，来到那四楼。

我走近那扇窗，站在那儿，隔着窗去看她。她坐在电脑前，我的眼睛太糟糕了，我看不清她的脸，只有模糊的一片，但她应该是看见我了。我知道她并没有动弹，直到我走进门里，才听见她说了声：“你怎么过来了？也不打个电话给我？”这时，我才看见她的脸上带着一丝并不熟悉的微笑。也正是这时，我才看见她的旁边坐着个小男孩，瘦瘦黑黑的，大概是她们单位新来的打字员小毛吧？我也记不太清了，我只见过小毛一面，差不多也是这么瘦瘦黑黑的。

“你坐啊！”她一边按着鼠标，一边说。

“没事，你先忙。”我心不在焉地翻弄着桌上的报纸，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

隔了极其静默的几分钟，那男孩起身进了里屋，不知在翻找着什么东西。我赶紧装着很随意地问了一句：“刚才那人是小毛吧？”“小毛？”她愣了片刻，又微微一笑，“怎么会是小毛呢？”她似乎很无奈地摇了摇头，仍然在电脑上查找着什么。

“那……，是你的同学？”我又问。

“嗯，……，也不算是同学……。”她停了停，却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再问什么。

但心里还是奇怪，这个一眼看上去像是她弟弟的男孩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六点半之后还会在这里逗留？可我知道，cat 除了有一个妹妹之外，并没有弟弟，连表弟也没有。

一会儿，那男孩出来了，cat 关了机，站起身，叹口气，也不知道是对谁，说了声，“好了，我们一起走吧！”那男孩先走了出去，站到走廊上，手中大包小包地不知提着什么东西。我很熟悉地走到窗前，取下窗钩，把窗户关好，又将日光灯的按钮摁下。接着，“咣当”一声，cat 锁上了门。

“哎哟，我应该给你们介绍一下吧，不然大家好象都挺尴尬的。”cat 似乎刚刚才想起来，一脸苦笑地说。

我很自信地挺了挺胸口，向那个男孩点头微笑，目光相触，算是致了意。



象是拳击手比赛前的相互拥抱。

“这是我男朋友，——这位，是我的网友。” cat 一字一句地说得异常清楚。

她说这话的时候，站在我右边很近的地方，而那男孩的位置则相对远离我们，这种站位给了我极强的信心，以致于当我听到她的前半句话的时候，心中竟产生了一丝久违的得意之情，我向她转过头去，企图报以一个默契的微笑，……，然而，我的微笑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她的后半句话却锥子一般刺进了我的耳中。

网友？难道是在说我？！

这几乎是一定的！那么，她的男朋友，就应该是，……？我那正在转向她的目光停下了，继而朝前望去，此时，那男孩正在向我微笑致意。相信他对我的到来也是心乱如麻，而此时，他终于笑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男孩儿吗？个头儿似乎还没有 cat 高，一张腼腆如中学生一样的脸庞上看不出刻有多少人生的经历，即使是对我的微笑，也含着生疏的羞涩，一条发白的牛仔裤使他更显得不更世事。——难道这就是 cat 的选择？！

半年多来，我深爱着的、欣赏着的 cat、曾经因往事而心碎成过一瓣一瓣的 cat、曾说过喜欢现在这样独来独往无拘无束不用牵挂别人也不想叫别人牵挂的生活的 cat、曾说过同样喜欢我欣赏我的 cat、曾说过……、曾说过……、曾说过太多太多的 cat 的选择吗？一刹那间，我不愿回头再看见这一切，我跌跌撞撞地朝前走去。我那破碎的心里知道，我，已经输得一败涂地！

## 二十六

终于，落幕了。

我没有谢幕的勇气。

我低着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只是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步步径自朝前走去。

转过楼梯，……，又转过楼梯，……，如果没有这狭长的楼梯为我指明道路，我简直不知道此刻自己的双脚该迈向何处。

我快步穿过马路。雨仍旧飘飘撒撒，用 cat 曾经的话来说，叫“天很伤心”。这时，天，是不是也很伤心呢？也许，上天早已洞悉一切，早就在为我伤心了，而我却始终欢喜着蒙在鼓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梦一般地，顷刻间结束了！

他们走过来，很抱歉地告诉我他们晚上有点事不能送我了，我撑起笑脸，目光却在别处寻找躲藏的地方，“没事，我走了，再见。”那一刻，我看见了 cat 穿的那条白色的裤子。

……那是我们上个月在合肥逛街时买的。Cat 看中了这条裤子，从试衣间出来，我几乎被她的美丽打垮了，这条裤子与她修长的身材相配简直是恰

到好处，令我都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跟老板娘一阵鬼砍之后，cat 坚持只给 60 块，老板娘说什么也不肯低于 65。我在一旁看着心急，生怕她不买而耽误了一道美丽风景，于是，对老板娘笑着说：算了，她给 60，我来给这 5 块吧！一边说着，我一边把账给付了。老板娘眉开眼笑，对 cat 说，你看，他还说只付 5 块呢，这下全帮你给付了。走出那家店，cat 直说我笨，本来 60 块是绝对可以成交的，偏偏关键时刻我来搅局，多付了 5 块冤枉钱。我笑着说，多付 5 块钱，好东西却早点到手，我觉得也挺值得呀！cat 心里其实是高兴的，说，既然你说好看，那么下次来合肥，就穿这条裤子来给你看。我说，这可是夏装呀，那你就一定得在夏天过来喽！那就下个月吧！cat 笑着狡辩道，谁说的？九月份的天气穿这条裤子也很合适呀！……往事一幕一幕浮上心头，可此时此刻，全都摔得粉碎！找不到一片完整的记忆了。

一辆出租车驶过，我手一挥，急匆匆地钻了进去。

在漫天的凄苦中，仿佛找到了一处可以暂时接纳自己的地方，一上车，我就伏在挡风玻璃前，埋头失声地哭了出来。泪水如决堤一样，哗哗地流满我的脸颊。司机被我弄懵了，不知所措地问我：“去哪儿？”我抬起头，从后视镜中看见他们向这边走来，“快，快开！”我大喊一声，司机一踩油门，车箭似地冲了出去。我再没有回头的勇气了。此刻，我已经全身瘫倒在座椅里，我太累了，我要逃离这座伤心的城市！

车开了很久，司机又问我：“去哪儿？”“现在有没有去合肥的车了？”我有气无力地问。

“有，肯定有，晚上十点钟都有呐！”司机好象在安慰我。

车在码头前停下了，司机又说：“你就在这里等，如果没有芜湖直达合肥的车，你就坐别的顺路车，价钱或许还会便宜一些。江南那边到合肥的车多得很，都要在这里搭轮渡的。……”他一口气说了很多话。我擦了擦眼，不好意思地谢了谢他。

刚好，一辆从宁国到合肥的车停在路上等着过江，车上只有寥寥的几个人。我冲上车，坐在我最爱坐的最后一排上。

天已经黑下来了，渡轮载着稀稀落落的汽车驶离码头。两岸，亮起点点灯火，汽笛声呜咽着划破夜空，震动着心紧缩成一团。正值大汛，宽阔的江面上波涛轻滚，泛出昏黄的颜色，仿佛要将人吞没。对岸，是回家的方向，身后，是伤心之城。我从车窗里看着这座城市。它沿着长长的江岸蜿蜒着，暗暗的夜色之下灯火闪烁，显得妩媚动人。它曾经留下过我的无限美丽梦幻，令我夜不能寐，而此刻，这一别，将注定我与它无缘了。

这美丽如画的江城！这水晶般晶莹的城市！我将把永远无法消褪的伤痕连同你的美丽一同深藏进我的心中。

尘埃落定，喧嚣散尽，一切归于平静。靠着冰冷的窗，倚着黑沉的夜，我感到又累又乏又冷又饿。我觉得自己不断地缩小、缩小、缩小，小到看不见，小到须仰视一切，我似乎浑身上下被剥了个精光，令我羞于见到任何人。

“哎，玉米——，玉米——，香喷喷热乎乎的玉米哦！——”一阵吆喝声打破了我的冥想，闻到那玉米的热香，我仿佛又回到了人间，我这才想起来从早晨到现在，牙齿还没有沾过一星半点的东西呢。两根色泽金黄颗粒饱满的玉米飞快地下了肚，又一口气喝去大半瓶矿泉水。

汽车穿行在夜里，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两个小时后我就可以回家了。爸爸妈妈还在等我，哪怕我再丑、再蠢、再伤心、再无助，都始终有他们在为

我祝福，都有他们的关心包围着我，那永远是一处宁静的港湾，永远为受伤的游子敞开。

“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一首老歌的旋律飘起在心中。

回到家，我把电脑轻轻地擦拭了一遍，打开，看着那熟悉的屏幕，我心中无限酸楚。

不自觉地又上了线，Foxmail 里闪过一个名字，是她！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她对于我昨晚的信的回复，也许当她下午刚刚发出这封信没多久，我就出现在她的面前了。

“> 我确实没有收到，直到现在。难道是网络在捉弄我？也许，网络自始至终就在捉弄我！”

网络是真的，没有捉弄你，如果说捉弄也只是你自己捉弄你自己。

> 是的，我可以肯定地说，是的！即使你现在对我冷眼相看，我也仍然不会否认：只是因为有你，我才会来芜湖参加这次比赛。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是努力地为自己的向往在做，我想我不会后悔。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应当后悔。后悔，只会缘于心灵的压制。

你这样子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想我没能力承担得起，也不应有这种责任。我们都只是一个个体，独立的，不制人也不制于人。

> 你变了，虽然你不承认。但是，这么长时间过来了，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嗅出酸甜苦辣来，咬定自己没有变，不但骗不了我，也骗不了你自己。

你是个很敏感、很细腻的人。但是这回你错了，你将自己牵错了方向。

> 网络上的爱情是很多的，但是像你我这样的似乎并不多，因为很难得，所以，我想把这段故事记下来。

SORRY，我的确不认为我们之间有过爱情。我承认我试着去感受过，但最终还是滑走了。我们不适合的。还是友情比较好。

> 我知道，我说了你会笑话我，但我仍然想说：你是我心的影子，挥不去，散不开。

谢谢。”网络，网络！

“网络是真的，没有捉弄你，如果说捉弄也只是你自己捉弄你自己。”她的话无情地回响在耳边。在此刻，我不能够去公正地判断她的话是对是错，真理与谎言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只有时间会证明一切。

## 二十七

相约九九！

也许前世的我们的确有此一约，在一九九九年的一月八日，我们各自都如约而至。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一百年，可以修得一世夫妻，而九十九年呢？或许，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再等一年，就功德圆满。只差这微微的一小步，却使得我们今生有缘无份，像两条渐渐靠近的曲线，在相触的一刹那又飞快地离散开去，越来越远，直至来世。啊，来世，来世渺茫，我们还会有相遇的机会吗？“缘份是什么？”最初，只因 cat 的这一问，便有了如今的这许多真实的故事，我与她的相识，也该是一种缘份。甚至，我们极有可能会走到一起，但最终，像她所说的，“还是滑走了，我们不适合的，还是友情比较好”。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缘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相遇？当初为她作出解答的我，此刻却陷入深深的迷惑与痛苦之中，而她却在离去之前转身告诉了我答案。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游戏。无形中，似乎我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行为艺术，以我的感情的真实的痛苦与折磨为代价，花费半年多的时间，用行为、用语言、用网络空间、用现实环境，……，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作为道具，终于把真正的答案展示给了她。真正的答案就是让她站在另一方的境地里设身处地想一想，亲身体验一下那种执意离开深深爱着自己的人的感觉。因为每个人到了这一步，似乎都只有这唯一的选择，唯一的结局，那就是，“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这其中的道理又有谁能说得明白呢？我含着泪，又含着笑，因为，我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第一，我结识 cat 的初衷就是要帮助她摆脱忧伤，而时至今日，我亲眼看到了一个悲伤的 cat 变成了一个快乐的 cat，一个曾说喜欢回到独自一人的生活的人变成了敢于再次追寻爱、选择爱的 cat；第二，我的无意之中的巨大的行为艺术作品完成了，用自己的一具疲惫不堪的身体和一颗创伤累累的心灵加上六个月零十天的时间和少量的金钱，终于明明白白地回答了 cat 在 B B S 上提出的这千古伤心的一问；第三，我的《相约九九》终于也随之完成了，我很高兴，我终于把我的网络爱情故事（SORRY，如果 cat 不认为我们之间有过什么所谓爱情的话，那么，就改叫“网络情感故事”吧），——我终于把我的网络情感故事说出来了。我知道，这也许是很可笑的，很荒谬的，但有一点，——它是很真实的，真实与荒谬只有一步之遥，就如同真理与谎言只有一步之遥一样。我只想说明，网络是真实的，网络上的感情更是真实而难得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网络中的感情，你需要怀疑的，只是自己的真诚、勇气和智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怀疑自己的能力，——你是否有能力把它变为现实？！

但愿你有！

（全文完）

蓝冰 一九九九年七月

## 后记：

一九九九年的第一个月，我上网的第二天，在安徽热线 BBS 上，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网名 Cat。我们渐渐地熟悉了，于是，以我们的故事为原型，就有了这篇《相约九九》。

当然，它毕竟只是一篇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其虚构的成份还是大量存

在，读者万万不可以为所述之事尽为真实，有句话叫“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实乃万用真言。倘若能给您带来一丝丝感动，我将无憾。

如果您觉得故事不错，可以向朋友介绍，也可以将此文以您喜爱的方式做进您的主页中，但请不要做任何文字上的改动。

我曾许诺在发表之前给 Cat 过目，但应了那句老话：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Cat 至今没有读过它。但我想，也许有一天，她会于无意之中在网上的某处看见这《相约九九》，那可能归功于您。先行谢过。

《相约九九》是一部网络小说，当然也是网络资源的一部分，可以被任何人阅读，但这并不等同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某种商业上的目的以获取可能实现的利益。

